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67  
23 November 1984

CHINESE

## 大会

### 第三十九届会议

#### 第六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20日星期二，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嗣后：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  
（副主席）

—指派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1〕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 C 2-750室）。

下午3时2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31(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39/22和补编第1号)
-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A/39/36)
- (c) 秘书长的报告(A/39/605)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A/39/669)

主席：我要提请会员国注意1983年12月19日大会第38/129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决定：

“……只派13个会员国为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在与各地区集团的主席进行了适当的磋商之后，我建议大会指定以下会员国为上述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巴巴多斯、塞浦路斯、法国、荷兰、罗马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委内瑞拉。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仍然空缺的三个席位将尽可能及早补上。

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今天上午所作出的决定，参加辩论的发言者报名将于下午五点钟截止。因此，我要求希望参加本辩论的代表们尽可能早的进行登记。

韦尔马先生(印度)：自文明出现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经过各个帝国的兴亡和各种文化的盛衰，人类几乎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断地取得新的知识和成就。在历史上，也有人选择公然反抗改革的进程，从而试图使历史的潮流倒退。

对大多数人民来说，种族隔离政策能够坚持到现在是不可思议的。几百年来，人种优越的思想，不管多么荒唐，确在各个社会中盛行。有些个人和团体有时在努力促进这种蒙昧主义的思想。实施这些思想的社会或政府本身通常会暴露出这一种论点内在的荒谬性，从而使这些思想无法传播。在这一方面，一个国家不顾几乎是全球普遍的谴责，继续执行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的作法，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印度的第一任总理贾瓦赫拉尔·尼赫鲁先生1958年在印度的议会中说：

“在南非，维持这种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是政府本身有意采取的、直言不讳的，和大肆宣扬的政策。这使得南非的问题在此世界上十分独特。很显然，所有信奉《联合国宪章》的个人和国家都绝对不会向这种政策妥协，因为它几乎连根拔掉了所有当今世界所代表和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不管它是我们民主的思想还是人类的尊严。这不仅仅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我说让一个国家继续这样做下去，是最大的不道德的国际行为。”

三十年前，在1952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一个统一的社团中的和协、尊重人权、自由与和平发展的最好保证是其立法和行为能够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问其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目标，以及所有社会团体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八年后，安全理事会首先认识到南非的形势已经导致了国际磨擦，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威胁。自那时起，联合国通过了无数决议努力想使南非认清道理，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所有这些都毫无效果。南非对所有的呼吁能置之不理，公然违抗。

为了巩固种族隔离政策并使其永久化，种族主义政权企图通过伪选举把一个不公平和非法的宪法强加在南非人民头上，从而剥夺大多数黑人群众的公民权利，这无疑是对人权的极恶劣的违反。这一非法的修改宪法的作法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这些改变是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对非洲大陆和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一个凌辱。有些声称支持世界其它地区的人权、平等和正义事业的西方国家把这一切都看成是一个“改革”进程，但它们确实再也不能在对正在发生的悲剧熟视无睹，这一悲剧对整个世界，特别是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充满着危险的后果。正如我们的已故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对种族隔离不能改良，只能结束”。

民主联合阵线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六个领导人今年9月进入了英国驻德班的领馆。这一事件使世界人民注意南非的压制和人民的抵抗。种族主义宪法明显地成为另一个团结非洲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的纽带。

面对这一坚决的反抗，垂死挣扎的种族主义分子诉诸于更严重的暴力，无情地屠杀示威者，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强行拘留和逮捕几百人。南非人民坚决的抵抗是解放斗争的分水岭。南非政府已经明显地丧失了任意控制南非局势的能力。

当然，它可以使用更大的暴力力图保持治安秩序，但是已经没有能力防止或制止群众对不公正的反抗。主动性已经慢慢地而且肯定地开始转移到大多数人的手中。

南非压迫的形式多种多样，建立（班图斯坦家园）的残酷政策给几百万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1970年的《班图斯坦家园公民法令》所规定的这一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剥夺非洲大多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及其公民权。在这一招牌下，500多万人民被赶出家园，建立种族区域，从而为少数人的种族主义目的服务。

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南非种族主义非法政权的同情和支持，未能使南非处于孤立。南非的孤立对该政权的经济是具有灾难性的。所有国家都表示反对这个政策或种族隔离。那么，为什么安理会却由于少数国家的行动而无法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制裁呢？尽管对南非应当进行武器禁运，但如何解释不断地向南非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呢？南非从哪里获得了核武器的能力？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不响应大多数国家的呼吁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众所周知的。

在谈到某些西方国家的动机时，伟大的美国民权领导人杜波依斯说：

“如果各国在钢铁和火药上花费几亿可以使它们得到几十亿的宝石和可可粉，那么它们还怎么会在乎战争的费用呢？对于那些把自己的奢侈建立在对人的非人道的剥削，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学会把人当牲畜的国家，对人类的热爱怎么可能成为它们的目的呢？”

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的罪行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及

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联大无数决议所载的所有国际行动准则和原则，是南部非洲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唯一障碍。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以便结束这一野蛮的制度。普遍实施的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支援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和被剥夺权利的人民的合法斗争的唯一有效与和平的办法。

十分令人感到关切和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努力破坏国际上对南非的孤立并且鼓励南非的镇压做法。最近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总理对几个西欧国家的访问就说明了这一点。支持世界其他地区自由和解放事业的某些工业化富国继续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各个方面进行勾结，以致进一步使它肆无忌惮地践踏被剥夺财产的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并且帮助它顶住国际孤立的压力。这是对我们时代的嘲讽。很少有组织得如此之好的压迫和看上去如此道貌岸然的出卖。民权领袖杜波依斯在1915年说：

“最后的结局如何呢？世界仍然是老样，充满着恐怖，还是战争和发财、屠杀和奢侈呢？还是要换个样，使各种族的人都享受新的和平和新的民主：成为人人平等的大家庭呢？”

这个问题必须由那些违反自己的道德良知而反对国际社会意愿和违背所有联合国决定的人来回答。他们继续支持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他们必须承认和接受，现在应该在种族隔离和自由，种族主义政权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

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多次要求支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西方国家停止这种支持并且维护《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她在今年年初指出：

“历史表明，下定决心的人民不会长期受奴役。现在，台前幕后的种族主义者由于绝望而诉诸更大的暴力。南非人民正在为自由进行斗争。他们的正义是应该而且需要得到各国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印度和其他不结盟国家

和他们站在一起”。

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表示声援和坚定地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在其真正的代表，民主解放运动的领导下以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同时，他们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对非洲民主主义者所进行的残酷镇压和压迫。他们祝贺非洲国民大会的英雄的自由战士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并且敦促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支持非统组织所承认的南非解放运动，以便使他们进一步加紧斗争。

纳尔逊·曼德拉在1964年6月被宣判终身监禁时说到，他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还说，

“我希望能够为这个理想而生活，我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有必要，我也准备为了这个理想而献身。”

南非人民没有其它选择，他们正在为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和行使自己的自卫权而加强他们的武装斗争。但是，南非人民必须——我们相信，一定能够——从分散地行使其保卫自由的斗争权利扩展到发展群众性的运动并维持下去；这个运动，应团结黑人、除黑人以外的人民以及所有热爱自由和正义的明智的白人。

特别委员会在约瑟夫-加巴大使的有力领导下杰出地完成了工作。我们也愿意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中心及其助理秘书长莱地先生的杰出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勇的南非人民正在前进。他们最终实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罪恶这一目标并确保其包括实现大多数人统治的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印度人民将继续充分支持南非人民的心愿和希望，与他们同甘共命运，支持他们获得自由和平等的愿望。南非的儿童们是怀着这一愿望而成长起来的，他们知道，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为了这一愿望而献身，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一愿望流血牺牲而加强了这一愿望。这一愿望非常强大，这一愿望将代代相传直至实现。

扎多尔先生(匈牙利):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第39届大会提交的报告提请我们注意南非严重的新的事态发展。去年种族主义政权又企图通过提出所谓“宪法改革”而推行其种族歧视政策。南非的西方朋友们欢迎这项改革,将其说成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然而,绝大多数会员国以及安全理事会第554(1984)号决议都反对这种做法。

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即充分支持上述决议所列观点。我们还认为,推行“新宪法”将进一步恶化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内部已经存在的爆炸性局势。

在南非,73%的人被排斥在政治机构之外,并被剥夺了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权利和人权。南非的黑人在自由运动的领导下加强了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新花招的斗争,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过去一年中,黑人工会更强大更团结了。有几千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及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

全国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与工会联合行动。一些宗教团体也都强力反对种族主义当局最近的作法的行动表示了满意。

正象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抵制“新宪法”的群众运动中人们加强了团结和组织。

种族主义政权对群众示威的反应是逮捕和监禁更多的人,更多地使用酷刑和恫吓。10月23日,一个小小的黑人城市塞伯根遭到了7千名警察和军人的挨家挨户的搜查。在这次空前的行动中,至少有358个人遭到逮捕和扣留。在过去的3到4个月中,我们收到了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对各行各业的人士进行恫吓、逮捕、酷刑和残杀的报道。

这清楚地表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开始进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全面军事化。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南非的国防开支已高达21.4%。警察部队的预算则高达44%。南非国防力量已经获得了更加先进作战设备和更危险的武器系统，这是与某些西方国家的紧密合作的结果。新闻界已经披露了大量与西方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内幕。

一年来，南非企图在国际军火交易中确立其地位，因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加了与1984年3月2日到17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办的1984年世界航空博览会，展示了导弹和复杂的电子设备。

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将继续推行使种族主义隔离制度全面军事化的政策，仍将压制和迫害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仍将推行班图斯坦政策，强迫上百万的人们背景离乡，剥夺他们自己国家内自己享有的公民权利。

没有强大的国际压力，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将会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推行其武装侵略前线国家的政策。

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所有联合国旨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严格遵守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是最首要的问题。制止向南非运送现代化武器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各会员国必须对其管辖范围内违反武器禁运的个人和组织采取行动。

鉴于种族主义政权顽固不化，几十年来一直违反联合国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我国代表团支持强制性经济制裁这一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有效措施。

我们还支持外交、文化、科学和体育领域中所有旨在彻底孤立种族主义政权的措施。同时，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反对南非任何打破国际孤立的企图。去年夏天很多西方国家接待了种族主义政权的总理，对此我们感到遗憾；那次出访显然是力图改善种族隔离制度的形象。

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我国把种族隔离制度看做是对人类的犯罪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支持特别委员会动员世界公众



论反对这一罪恶制度的努力。我们认为，特别委员会发起、倡议和组织的讨论会和会议成功地对这一目标做出了贡献。我们愿意积极支持特别委员会为完成大会的任务而做出的所有努力。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南非人民在解放运动领导下的斗争。我们希望该非洲大陆地区不久将出现一个公正和非种族主义的社会。

最后，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常驻代表约瑟夫·N·加巴少将的感谢，感谢他去年认真领导和指挥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我还向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中心的所有成员表示我们的赞扬，他们的工作对完成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非常有价值的。

麦克多纳先生（爱尔兰）：我很高兴代表欧洲共同体十国发言。

大会充分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的很多方面——对黑人多数的制度化的歧视、强加的少数人统治、谋杀多数人政治表达的自由、对其基本政治权利的剥夺、对其尊严的侮辱和对其人权的剥夺。基于种族隔离、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种族隔离制度，把巨大的苦难强加给南非大多数人民，以便保证少数人的政治和经济统治。这种以种族为基础进行单独发展的概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之一。这一概念不符合十国坚定遵守的平等和正义的原则，侮辱了任何种族或肤色中的每个人的尊严。

十国彻底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做法。不管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地方，它们都单独地和集体地表示了对南非种族政策的仇恨和反对。

南非政府排斥其公民中的绝大多数，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中的外来者。根据班图斯坦化政策——这是一个建立所谓独立家园的进程——大批家庭和整个社区被强迫搬出他们世代所有的和开发的家园。通过这种做法，黑人被剥夺了其南非的公民资格。另外把大批人民强迫赶进临时的定居营地，加重了乡村地区的问题，给有关家庭带来了巨大苦难。十国多次谴责这一政策，从没有承认过任何这种所谓的独立家园。

南非黑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技艺对其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缺少享有技术和管理职位或得到与作同样工作的白人所获的同等工资的机会，他们还是一直这样做。 这种对多数人的剥削是种族排斥的产物，违反了任何社会正义的概念，不符合南非坚持民主价值的宣称。

南非政府通过剥夺大多数公民基本政治权利和阻止他们参加管理自己社会的权利，正在做出极为不正义的事情，这使十国深感遗憾。 南非的新宪法没有能够满足南非黑人对平等待遇的渴望和国际社会对正义的要求。 只有很小数量的有色人和印度人准备根据新宪法参加选举。 而黑人多数则完全不能参加政治进程。 他们继续遭受种族隔离制度的非正义和非尊严，看不到任何真正的改变其政治地位的前景。

十国认为，黑人市镇地区继续发生的暴力和动乱反映了南非黑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被蓄意排除在南非政治生活之外，被剥夺了表达愤慨的政治手段。 十国直接向南非当局表达了它们对逮捕和监禁参加抵制最近选举的人士，特别是对逮捕和监禁联合民主阵线与阿扎尼亚人民组织领导人感到的关注。 十国对南非最近逮捕学生组织和工会联盟领导人也感到极为担忧。 十国再次吁请南非政府释放无端监禁的人士。

十国认为，政治言论自由对于民主过程极为重要。 然而，政治审判层出不穷，南非监狱政治犯人数众多都表明了，争取实现消除白人少数在南非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人士受到了系统化和残酷无情的压制。 十国反对监禁的做法，认为，这无法容忍，因为十国一直努力消除种族隔离。 它们再次要求南非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由于政治信仰而遭到监禁的人士——许多人象纳尔逊·曼德拉一样被监禁20多年之久。 十国敦促南非政府同所有南非人就所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展开真正和建设性的政治对话。

十国喜见最近授予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在国际上认识到他一生致力于南非和平变革的进程。 但是，十国感到十分关注的是，南非和平变革

的时刻早该到了。国际社会在过去40年中发出的越来越强烈的警告就象耳边风一样。十国一贯要求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它们呼吁南非作出宪法安排，使所有南非人充分和平等地参与政治进程。国际社会现在在南非目睹的可悲暴力事件突出的表明有必要在这个方向采取紧急行动。如果不尽早使所有公民充分和积极地参与政治进程，十国认为，南非的冲突和暴力将大大增加。

种族隔离必须加以根除，让真正民主的社会取而代之。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应该致力于这个目标。为达此目的，应当同南非保持各种联系途径。十国将继续施加压力，促进南非的和平变革。它们将继续利用集体威望影响南非政府，制止这种非人的制度，建立一个每个人毫不例外地享受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关于歧视南非黑人工人的问题，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于1977年通过了关于分公司在南非营业的行为守则。它们将继续敦促那些还没有执行守则的公司遵守这一守则制订的标准。

十国严格遵守在体育方面反对歧视的奥林匹克原则。它们反对种族隔离与体育联系起来。它们将继续坚决阻止可能会维持种族歧视的体育交往。

十国认为，联合国应当在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们随时准备协助联合国作出这方面的努力。它们决心保证严格遵守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运。欧洲共同体和它的10个成员国将继续支持并资助许多帮助南非内外种族隔离受害者的联合国组织，同时也感到，应当鼓励非政府组织，因为它们的努力在加强公众对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的意识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些组织包括教会、工会和其他与遭受种族隔离之害的南非人保持密切联系的组织。

十国确信，种族隔离政策必然灭亡。但是，它们相信南非的变革应当和平地产生，而不是通过暴力产生。南非政府剥夺大多数公民参与自己国家政府的权利的时间越长，通过和平方式带来变革就愈加困难。十国将继续不遗余力，向南非施加影响，消除难以令人忍受的种族隔离制度，毫不延迟地建立一个所有人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社会。

刘易斯先生（加拿大）：我认为，说种族隔离问题是联合国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并不是夸张。种族隔离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社会与经济影响完全反映在联合国各委员会的辩论与讨论之中。加拿大政府一贯、并将继续尽其全部道义力量谴责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与行径。种族隔离是对基本人权最野蛮的侵犯。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且会改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促进这些改变，以加速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

痛苦的现实要求我们认识到，在这一并非完善的星球上的许多地方存在着种族主义，但是只有在南非种族隔离才成了国家的法律。只有在南非，根据种族划分人口才是政府政策。只有在南非，种族隔离才得到强大的政府机构的全面支持。只有在南非，种族主义才渗透到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生活的各个领域。只有在南非，人民才被赶到没有各种经济机会的偏僻、并常常是贫瘠的班图斯坦中去。换句话说，只有在南非，国家才以肤色为唯一根据来迫害人的精神与生活。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造成怎样的结果？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它已使绝大多数人民陷入贫困——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甚至精神贫困。无论种族隔离的辩护者如何争辩，怎么也不能把种族隔离说成是某种分离、但却是平等的发展形式。只要看一眼南非政府自己提供的关于人均教育费用和所谓家园中可耕地分配的数字，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当然，事情还不止这些。种族隔离还牵涉着南非白人最珍视的东西：南非白人在自己的社会中所珍视的民主与言论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不平等带来愤恨。愤恨导致动乱。动乱产生暴力。暴力导致更多的暴力与镇压。镇压需要庞大的警察力量，政府对活动与集会的控制，任意逮捕与监禁，武装部队越来越多的干预。过去几月中，南非国内局势恶化就是这种情况。不平等——愤恨——镇压的循环破坏着社会的结构。整个国家的强制机器被用来推行非正义的勾当。我愿再次引用图图主教上月在安理会上说的话：

“由于分裂、感情疏远、仇恨、隔离、非正义和可以避免的苦难，我热爱的祖国被毁了。它的确是个支离破碎的社会，充满着恐惧和忧虑，被沮丧和绝望的阴影所笼罩，分裂为敌对的交战各方。它是一片富有高度爆炸性的土地，人民坐在火药桶上，而引线的确已经很短了，随时都能把我们送上西天。这里有流行性的骚乱，就象流脓的疮伤一样，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才能痊愈。”（S/PV. 2560. 第14页）

即使南非和平、积极变革的前景有时显得毫无希望，我们也不能绝望。联合国就是建立在未来的希望之上的。《联合国宪章》反映了人们的信念；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透过南非贫民区燃烧的烟幕，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变化的某些微弱的迹象。在死难者嚎叫之下，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南非社会各个部分中善意的声音。当然，最近的宪法改变，这意味着种族隔离已更牢固地建立在南非的法律之中。这只不过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装模作样。绝大多数所谓有色人种与印度人拒绝接受新宪法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奇怪的是仍能找到一点令人鼓舞的迹象。如果这次能改变宪法，那么以后也能改变。这里的关键与盼望就是，在这一非正义、不宽容的制度最后造成可怕的大动乱之前，和平地实现这种变化。

使人感到有些希望的是，劳工运动，特别是非洲黑人工人中的劳工运动，正产生着较大的经济影响，进而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已经使南非政府目前针对劳工运动进行一场恐吓运动，未经指控或审判就迳行拘押。我们要求南非政府停止这一运动。只有发展一个一体化、受过教育的劳动大军，才能保证南非和全体南非人未来的繁荣。城市化是当今又一强大力量，促进着南非各阶层的变化。

加拿大政府继续相信、并必须相信，和平变革是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包括两个基本点。第一，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反对并憎恨种族隔离。第二，我们打开接触与对话的大门，这样能加强加拿大鼓励南非某些变革进程的能力。

请允许我简单地陈述一下加拿大政府已采取的措施，以反映我们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

加拿大不承认所谓独立的“家园”政府。

加拿大早在1963年就开始对南非实行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我们已经实行并且将继续严格实行禁运。

加拿大结束了在南非的积极的贸易促进活动并且关闭了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领事馆。

在加拿大市场对于南非的特别优惠关税办法停止了。

对于加拿大公司在南非的雇用办法颁布了一套自愿的行为手则。

南非运动员或负责体育的官员不准作为国家代表进入加拿大参加体育运动项目。

对于代表国家出国参加有南非人参加竞赛的加拿大运动员，政府不提供资助。

加拿大政府对于南非和平改革的支持超过了反对种族隔离的声明。坦率地用俗话说，我们话到钱到提供教育机会和资助自助计划。过去一年中的例子包括：向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提供两万五千美元的捐献；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计划提供三十五万美元；向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帮助自助社区计划提供十四万美元；通过加拿大劳工大会在稍长一段时间内，向黑人工会或黑、白和有色人种结合工会的训练计划提供六十一万八千美元的捐献。

我们的捐献仍在继续。例如今年，我国政府已经把给予南非小的资助计划的拨款增加了一倍，总额达到三十万美元。我们还为特别教育计划拨款一百五十万美元，为在南非内的训练提供奖学金。

因此，加拿大不认为完全孤立南非会促进该国根本改革。孤立只能助长种族主义的心理。孤立助长目空一切进而给压迫和仇恨火上浇油。因此，我们与南非保持着外交关系。这是我们能够告诉南非政府、白人少数和全体南非人民，加拿大反对种族隔离，支持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一条途径。我们还能够对形势做出评价，使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了解情况。由于加拿大政府现在正在开

始重要的外交政策审议工作，因而这种评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加拿大还支持南非参加联合国活动的权利。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系统内的会员国普遍原则。不管分歧多么深刻，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坐下来讨论这些分歧，就不能找到解决办法。必须置南非于世界舆论压力之下。南非代表走进安理会作一篇充满愤怒和敌视的发言要比他们对国际社会的谴责根本不作反应要好。

也许更困难的是制裁问题。我们考虑过这一问题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将继续花长时间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加拿大的保留来自于我们相信对话和接触的作用，也来自于我们怀疑这种制裁能否奏效。南非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必须参加，即使这样，南非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可能会使它顶住这种经济压力。的确，可以争辩说全面制裁有可能加速而不是避免冲突。暂且不谈实行制裁后谁受到影响最大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目前的现实；如果我们知道不能实行制裁或制裁不能奏效的话，我们必须找到其它的方法毫不宽容地施加压力。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这个大会实现的。这就是我们年复一年辩论的原因。南非对于国际社会的大量批评和对它各种行动有选择的抵制和惩罚不是无动于衷的。南非领导人是四面楚歌的少数，他们内外交困，对内遭到日益的反抗，对外遭到愤怒谴责。正是坚忍不拔和毫不留情的压力造成了这种局面。

一般说，发言都有结尾，但是在这个领域，除非南非每一个人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我们的言行就不会停止。1960年到1961年我在加纳工作的时候，我的一切时间花在援助南非难民方面。我对此记忆犹新。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自从那时起，南非有了一些变化，但每前进一步接踵而来的就是犹豫不决和倒退。南非政府和那些支持种族隔离的人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倒退到过去的状况。倒退不会有好日子。历史的浪潮不可阻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幸运的。确实出乎意料的是南非伟大的黑人领袖们卢修利斯、曼德拉和图图一直谋求用和平手段进行变革。记住图图主教的话：

“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一个压迫性的不公正的社会使用的暴力和试图推翻这一社会的人使用的暴力，因为我们相信，暴力并不能解除我们国家的危机。”

“我们对于所有形式的暴力感到遗憾，不管是一个压迫和非正义社会的暴力还是谋求推翻这一社会的暴力。 因为我们认为暴力无视解决我们国家危机 (S/PV. 2560. 第19页)

反对暴力的人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只要和平变革还有可能，我们就决不会罢休。 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准备给予帮助。

察赫曼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南非再一次成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采取极端野蛮暴力行为的场所。 因而又罪上加罪。 至8月以来，有二百人被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枪杀，因为他们为最基本权利而战。 如果需要新的证据证明比勒陀利亚的新宪法或“改革种族隔离”政策到底是什么货色，最近的震惊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如此，所谓的宪法改革和在这方面举行的骗人的选举，位于种族主义狂妄分子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欢迎的机会，使他们向世界宣称，种族隔离已经开始结束。 西方宣传媒介甚至称它为在改善南部非洲各种族之间关系方面向前迈进的第一大步。 这是对事实的明显的歪曲。 最近的行径，加上夏普维尔和苏维托事件暴露了南非“新民主”的真实面目。 假面具还没有戴就已经破裂了。

过去几个星期的事件同样反映了种族隔离政权深刻的内外危机。 博塔及其支持他的仆从们妄图通过所谓的改革来对付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日益加强的国际压力已经遭到了失败。 对于假选举的大规模抵制和人民群众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已经表明，广大的非白人反对新宪法。 种族主义者分裂反对种族隔离阵线的不加掩饰的企图遭到了明显失败。 很清楚，镇压、恐怖主义和所谓的改革都不能阻挡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正当的反抗。 种族隔离的本性没有改变。 南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继续被剥夺所有的政治权利。 二百条以上的种族法造成了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压迫的制度。



这种非人道的政策仍在继续，每年有二十五万黑人被驱赶至贫民区一样的家园，在那里实行的特别通行证法使得他们好象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一样。

尽管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听到并肯定仍将经常听到有关所谓在南非进行的“积极的”和“和平”的变革，事实是，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安理会和联大在其三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对“新宪法”通过了一致的判决。决议554(1984)非常正确的宣布，“宪法”和举行的选举是无效的。同样有重要意义的是安理会的估价，这种估价得到了最近势态发展的证实，种族主义的所做所为将必然加剧南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种族隔离政权仍继续不停地对其邻国执行侵略政策，开展大规模的非稳定化活动、军事威胁和经济讹诈。现在同过去一样，南非军队仍占领着安哥拉的部分领土；现在同过去一样，比勒陀利亚仍在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战争。一些西方政府的支持不能掩盖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这些西方政府企图结束国际上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孤立。这种支持的一个例子是博塔在一些西欧国家首都受到接待。但是，企图提高种族隔离政权地位的努力遭到了失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博塔访问的那些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他的访问受到了强大的国际舆论谴责。

比勒陀利亚得到的最大支持来自那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也在今年的势态发展中表现出来。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和与以色列的广泛勾结证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反对在这个大陆南部的历史进步。

鉴于近几个星期在南非发生的情况，任何企图以脆弱的论点开脱使种族主义制度化的政策都不仅是对大批南非不断加强压迫的牺牲品的侮辱，而且也是无视国际舆论，无视联合国和其它组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第二十届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发表的声明，在这

个声明中，49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谴责了南非的侵略政策，这种政策得到了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的支持，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由于得到了其外国保护人的广泛协助，比勒陀利亚得以大大强化它对邻国的侵略行动和它对大多数非洲人民的野蛮压迫。因此，这个保护人在加剧这个地区危险局势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国家恐怖主义，它还使中美洲局势陷入危险，威胁尼加拉瓜，防止在中东实现公正的解决办法。

人们还不应该忘记，这个政策的基础是战略利益。长期以来，西方军事联盟一直把控制南部非洲作为控制通过好望角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海上通道的要冲。还应当知道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公司从南非得到它们的大批原料，并违反《第1号法令》掠夺了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

卡利法先生编撰的名单包括了三千多个与比勒陀利亚进行勾结的帝国主义商行和银行。外国垄断企业在南非经济中的资本投资获取了在世界其它地区无法相比的利润。因此毫无疑问，阻止对南非实行制裁和从南非和被占领的纳米比亚流入西方公司保险柜里的银元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最危险的是帝国主义在军事和核领域里的勾结。这个问题在最近出版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中被揭露出来，令人震惊。本财政年度比勒陀利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20%，仅仅这个事实就暴露了它关于和平的蛊惑人心的宣言。

还应当记住的是，南非在七十年代末设想的军事理论是以“核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所谋求的不仅仅是要管制与它直接毗邻的国家。如果人们想一想种族隔离政权反人类的法西斯性质的话，这种思想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危险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度赞扬独立的南部非洲国家，它们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坚持非稳定化的侵略政策的情况下，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为确保该地区的和平发展、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主

权，以及进一步加强各国间的联合行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采取的一切行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联合国根据其宪章采取坚决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需要安理会对种族隔离政权尽可能早地实行全面制裁。

我们在这个讲坛上再一次重申，我们坚决站在前线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国民大会一边，与他们一道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而斗争，为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将一如既往，尽其一切努力支持和声援为独立和自决而进行正义斗争的南部非洲人民。

阿拉·法塔勒先生（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如果我说第三十九届联大实际上是一次非洲的大会，这并不过分。在这届大会期间，世界的注意力以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方式集中在围绕非洲大陆的悲残事件上，例如大面积的干旱或有人有意和预谋的对其兄弟造成的灾难。

现在，饥荒和营养不良正在大批地夺走数以万计的非洲儿童的生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正给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正在日益加重，在这种时刻，我们看到在南部非洲的危机正在加深，剥夺南非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政策和维护外国对纳米比亚占领的政策正在加剧，在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压制民众的愿望，对与其相邻的前线国家执行一套侵略政策。

很明显，由于西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违反了南部非洲人民所要求的起码权利，南部非洲的形势正在恶化。西方国家和美国的政策企图剥夺南部非洲人民享有自由、平等、正义和和平的权利，好象如果这些人民真的享有了这些权利，那将动摇世界上的权利平衡似的。因此，世界帝国主义把争取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斗争和要求描绘成一种颠覆性的和恐怖主义的行为，必须使用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然而，我们都清楚，南部非洲人民进行的英勇抵抗斗争，不管是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在巨大的殖民主义枷锁压迫下饱受痛苦的人民，还是在纳米比亚的人民所进行的抵抗斗争都是一种自卫行为，以对付本地的、国际上的和帝国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受到保护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帝国主义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南非民族主义者的坚强团结聚集了工人、学生、妇女、知识分子和农民，它代表了一个广泛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剥夺人民公民权的企图，把他们赶进班图斯坦。此外，种族主义的宪法企图集中剥夺非洲黑人的权利，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

装备有最先进武器的种族主义分子的军队不断袭击非洲人的社区，它们的野蛮和残暴行为夺走了几十名烈士、学生、工人和妇女的生命。象1984年10月23日图图主教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所提到的以及国际新闻界通过见证人每天报道的那样，这些军队甚至没有饶过儿童或婴儿。

无穷的压迫造成了局势的恶化，它不仅是已经遭到安理会和联大谴责的骗人的宪法所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建设性接触思想的直接产物，这种思想造成了种族主义的宪法，这种思想把纳粹种族主义政权形容为可以进行自我改革的政权。建设性接触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延缓种族隔离政权的垮台，使美国和西方利益能够披上一层民主的外衣，以便尽可能长地继续掠夺财富，谋取利润，为白人定居者享有绝对的和永久性的权利树立先例，以其继续维持南非作为一个巨大的前线基地，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在西方军事联盟的等式中，在经济、军事和战略领域里实现对非洲的霸权。

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已在整个世界面前暴露了其面目。《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特别描绘了美国政府在其政策方面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该报说：

“我们声明对南非的种族主义表示特别的憎恶，但我们希望避免搅起内部冲突。美国政府又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同那个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即‘建设性接触’最终将取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在进行了四年的这种接触之后，美国政府在南非拿不出任何东西来。”（《纽约时报》1984年11月18日）

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建立在幻想的建设性接触的基础上的，对这个目标最好的分析或许是杰西·杰克逊牧师在北美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地区会议上的讲话了。他说：

“里根政府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是一个多头的战略，旨在帮助南非在西方得到接受和尊重，从而使南非摆脱它自60年代末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状况。美国的这种支持助长了种族隔离政权的野心，鼓励了它的军事侵略。”

美国在1984年10月23日安理会要求拆除班图斯坦结构的决议556(1984)中投弃权票进一步证明想调和两个极端立场的努力陷于失败：它想一方面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安抚南非人民，不要反对少数人的暴政。于是，比勒陀利亚对所谓西方容忍非洲主义者作出的直接反映就是镇压和压迫。美国没有对它投弃权票提出任何可以令人接受的借口，这鼓励了比勒陀利亚继续其军事入侵和加强其镇压、恐怖主义和侵略行为。1984年10月30日的《华盛顿邮报》在其题为‘恶劣的南非反映’的社论中这样形容它：

“美国在安理会对最近的一次袭击进行谴责时投了弃权票，否则那项决议本应获得一致通过的。提出的理由是决议使用了“过分的语言”。联合国使用过分的语言过去是那样，现在也一直如此。在南非也有过分地使用权利问题，而且它们仍在这样做。里根政府对如何最好地推动南非进行改革有一个理论（积极加强的理论），但还没有明确的表示，在应用这一理论时，它所做的并不仅仅要袒护种族主义者。这对任何一个声称为自由讲话的国家的政策来说都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缺陷。”

我们毫不怀疑，南非统治者的嚣张气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的是对实行制裁继续缺乏认真态度的结果。南非统治者巩固了种族隔离结构和由此产生的野蛮的做法。它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通过强权政策扩大对非洲的控制和统治的战略的帮凶。现在，我们听到为统治和奴役开拓的理论，似乎这些理论是上帝的话。同时，当国际社会不断谴责种族隔离的做法，安理会宣布新的种族主义宪法无效并且要求拆除班图斯坦的组织时，有人声称种族隔离是上帝的希望和对天意的执行。博塔在1984年9月15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荷兰定居者在十七世纪的到达预示着这里新的文明的来临。几十年后，这个新的文明和其他社区和文明汇集，从而形成了上帝对人类的计划的一部分。从而诞生了我们现在有兴在其中生活的现代国家。我们是上帝的宏图的一部分。”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也说了这种把殖民主义定居的责任说成是天意的话。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达扬说：

“如果你拥有图拉，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图拉人，他必须拥有图拉、先知的土地、耶路撒冷、希布伦和其它地区。我在这里并没有制定一个政治纲领，相反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实现几代犹太人民的理想的方式。外国人——我指的是阿拉伯人——必须认识到，除了西奈和戈兰高地外，蒂朗国和约旦西部的山区对以色列具有战略意义，这些领土位于犹太历史的中心。”

拉比·多尔曼1982年10月19日在议会发言时说：

“犹太教的经书已经确定了我们对以色列土地的权利并且把其拥有权赋予了我们。以色列的人民有权利拥有西岸，就象有权利拥有特拉维夫和海法一样。”

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声明表明，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一致信仰产生于顽固的定居者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因此，特拉维夫和比勒陀

利亚在各方面结盟，做法一致并且都得到了最重要的支持——我指的是华盛顿是不另人吃惊的。这种三方联盟是众所周知的。只需提一下载于A/39/22和补编第1号文件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反对种族隔离联合国中心所提出的报告，便可以认识到这个结盟和它们为了巩固占领和种族主义所进行的勾结的程度。同时也会认识到，它们为此对南非以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被占领土，包括黎巴嫩领土的当地居民进行了镇压、趋赶和恐怖主义活动。这个报告证明：

“因此，特别委员会对某些政府的政策和行动表示最大的遗憾，因为这些政府认为与比勒托利亚政权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帮助和鼓励它犯反非洲和反人类的罪行。必须特别提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某些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联合王国和以色列政权。”（A/39/22. 第329段）

载于第A/39/22/补编1号文件的关于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关系的报告谈到了它们之间合作的各个方面，包括以色列承认班图斯坦以及在军事、文化和经济上与比勒托利亚的勾结，以及这两个政权最危险的合作形式，即军事与核合作。第十段指出：

“‘南非’的军事战略是在以色列官员的协助下制定的。南非的武装力量具有以色列的装备，它们的反叛乱战略的发展几乎完全吸取了以色列与黎巴嫩解放组织作战的教训……以色列被用作向南非走私武器的渠道，两个政府以及军事工业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A/39/22/补编. 1第十段）

阿拉伯和非洲在解放南部非洲斗争中的团结在阿拉伯声援南部非洲解放斗争会议上得到了具体反映。这次会议在反对种族隔离特设委员会和阿拉伯联盟的合作下于1984年8月7日至9日在突尼斯召开了。我们在审议第A/39/450号文件所载的宣言和决议时，更加认清了两个侵略政权之间勾结的性质和程度。会议对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继续勾结表示十分震惊。另一方面，会议提请人们注意美国的政策。由于与以色列进行战略合作和与比勒陀利亚进行

所谓的“建设性接触”，这些政策极大地损害了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利益。鉴于华盛顿出于对所有形式的阿拉伯与非洲合作的憎恶而进行恶劣活动，会议谴责

“旨在破坏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在确保南非、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的共同斗争中的团结的一切活动，并且呼吁它们抵制和击退所有这些活动”。

(A/39/450.第5页)

会议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的种族主义政权在共同敌视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真正自由中所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盟。并且指出这两个政权在军事、核、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日益密切的勾结，并认为这种勾结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造成了威胁。突尼斯会议承认，阿拉伯对南非的石油禁运大大促进了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并且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它谴责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和怂恿，因为这种做法使种族隔离政权更加肆无忌惮，使它能够发起一场反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战争，并且对邻国进行侵略和颠覆。

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果没有西欧和美国在各方面的支持便无法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意志、《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及国际法的准则，无法迴避1964年安理会决议所规定的对南非的抵制条款和武器禁运。这个决议对所有国家，特别直接的对拥有加强种族隔离手段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具有约束力。如果我们想结束和摧毁在南非制造种族灭绝条件的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我们就必须除了某些国家出于对种族主义的憎恶和对联合国决议的遵守而实行的自愿制裁外，根据《宪章》的第7章对这个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

我们目前在南非看到的反抗预示着反对少数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全面和得到广泛支持的革命的来临。对南非实行制裁是停止流血的唯一方法。南非的暴君必须认识到，它们掀起了狂风，就必须承受革命的狂风暴雨的后果。根据《关于镇压和惩处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的条款，种族隔离是反人类的罪行。安理会的理事国不能惩处和遏制种族隔离的执行者是对这个政权的鼓励、支持和武装。它



们是无法逃避这个国际公约所赋予它们的责任的帮凶。

帝国主义势力官方和私下地，公开和隐蔽地威胁主权国家不要使其投票和发言与屠杀和折磨南部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人的利益相冲突。这些威胁永远不能吓唬任何人。在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下遭受了极大痛苦和进行了长期斗争后获得了独立和恢复了尊严的国家和人民永远不应该放弃他们的原则或逃避进行斗争以便不惜代价地消灭殖民地和赶走侵略者的义务。

最后，我谨再次重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完全支持以各种方式反对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非洲斗争。我们深信，在以非洲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特征的民主解放运动的领导下，南非人民将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胜利。它们的武装斗争是合法的；它们的目标是崇高的。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污蔑它们神圣的斗争。恐怖主义分子正是那些力图破坏人民对自由、独立、平等和公正的希望的人。

拉祖基先生（科威特）：首先，请允许我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作的载于第A/39/22和补编第1号文件中的有价值的报告表示感谢，该报告十分清楚和明确地解释了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以及南非白人少数政权反对该国大多数本地居民的种族主义和非人道的做法。该特别委员会在它发表的关于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事态发展的特别公报中说：

“……只有彻底消灭种族隔离，使南非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建立起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国家，该地区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与安全。”

科威特完全赞成特别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我们要求世界各国能够严肃地考虑执行这些结论，这些结论是在南部非洲求得一个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基础。

种族隔离问题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公然违反，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严重威胁。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把它宣布为反人道的罪行。因此，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应该是早日消灭种族隔离，以及所有那些把种族隔离当作自己的政策和信条的政权。

有一种持续的危險在威胁着南部非洲的和平，以及该地区人民希望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愿望。这一威胁来自于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即种族隔离。根据这一政策所形成的做法导致了对内的镇压和压迫，对外的侵略，是对南非多数当地人合法权利的公然侵犯。

南非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它明显怀有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目标和野心。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年代里，我们认为南非是新老殖民主义的最好样板。南非采用了老殖民主义者的分治政策，这一政策长期被殖民主义者所采用，以使殖民主义及其对他国和他国人民的统治永久化。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了给其令人憎恶的种族主义政策披上合法与体面的外衣所采取的狡猾、微妙和罪恶的行动，国际社会是十分明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殖民主义每况愈下的新阶段。对于迅速给予殖民主义国家和人民以独立和消灭种族歧视的要求有所增加。为了停止这一强大的潮流和巩固其统治和控制，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人努力把老殖民主义发展成为一个种族隔离的新理论。近些年来，这一种族主义少数又通过建立班图斯坦或“独立家园”，以及最近提出的所谓新宪法进一步发展了种族隔离理论。

班图斯坦或“独立家园”的政策，以及所谓的新宪法不过是种族隔离政权的一部分，其基础是种族排斥和剥夺南非绝大多数非洲人的合法权利。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些政策就是为了巩固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南非的事态发展证明了世界这一地区的形势的严重恶化。最近比勒陀利亚政权决定执行所谓的新宪法又导致了影响南非内部和外部形势的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这一所谓新宪法的最危险的目的之一就是破坏南部非洲人民的团结，使各个民族相互争斗，特别是使亚洲血统的有色人反对黑人多数。我们相信，尽管民族不同，互有间隔，南非的人民会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这些种族主义的企图。

国际社会同情南非人民的担忧和痛苦。安全理事会在其第554(1984)号决议中强烈反对所谓的新宪法；联合国大会在其1984年10月2日通过的第39/2号决议中也重申它反对所谓的新宪法，并宣布它完全无效。

当前的恐怖主义行动、大规模镇压性逮捕和枪击示威者的浪潮清楚地表明了南非形势的危险程度，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因此而死伤的人数达数百人。

南部非洲形势的恶化完全是由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对抗联合国决议，无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所造成的。这一顽固态度是西方国家在各个级别上对其进行保护的结果。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已经指出了一些西方国家、美国和以色列与南非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勾结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对南非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采取镇压性政策的主要原因。

科威特对于那些鼓励种族隔离政权继续使它们的犯罪行为永久化的合作感到遗憾。科威特同样完全相信，美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只是给该政权打气，使它更加顽固地坚持其侵略政策。

本着负责任的精神，我们要求西方国家和美国停止与种族隔离政权的一切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采取有效措施，消灭种族歧视的全部罪恶，以保证南部非洲的民主、自由与和平。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它在西方理事国，承担起赋予它们的责任，采取紧迫和有效的措施从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因为我们坚信，这是迫使比勒陀利亚结束其可恶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唯一途径。

科威特十分关切最近以色列与南非之间关系的发展。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对非洲和阿拉伯人民的直接威胁。这两个政权在所有的领域，特别是在军事和核领域内的合作会给南部非洲、中东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种种危险的后果。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报告(A/39/22/增编第1号)中忆及，在它的上一次报告中该委员会指出：

“以色列与南非的联盟出现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行动十年’，这显然是对联合国的挑战”。(A/39/22/增编第1号第2段)

南非外交部长最近对以色列的访问是这一联盟的一个例子。该特别委员会还指出：

“国际上对于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两政权之间的勾结的严重性越来越清楚。”（第3段）

科威特谴责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罪恶联盟。我们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结束这一联盟。

科威特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自它发祥时起便要求放弃仇恨和种族歧视。伊斯兰教还强调了博爱、容恕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必要性，而不问其人种、民族、肤色或信仰。遵照神圣的伊斯兰教的原则和价值，出于它对联合国决议所承担的义务，科威特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措施以保证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执行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全面抵制。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合作下，科威特有效地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石油禁运。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7/69B号决议，科威特极为荣幸地主持了石油生产和石油输出国专家小组的工作。

该专家小组就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有效的石油禁运的最佳方案提交了一个全面和详细的报告。但是，遗憾的是，石油还是通过非法的途径被运到种族主义政权手里。该报告指出：

“自那时（1979）起，尽管国际市场上非禁运石油的数量较少，一些油轮公司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继续违反现存的禁运，以秘密和各种复杂的方式方法向南非提供石油。运往南非的原油和石油制品主要来自于某些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对于防止油轮公司和其他既得利益者非法向南非提供石油没有采取行动或有效行动。”

科威特在这方面的政策并不是新的，但却开始于1965年，当时科威特通过立法，从那时起结束了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石油航运。在科威特经营的公司把目的限制和最终使用者条款列入他们的合同。科威特还通知所有购买者，南非是被禁运的，把油转卖给南非是非法的。在科威特签署的所有航运合同都包括了限制性条款。另外，每当科威特知道合同缔约方违反了限制性条款之后，就中止了合同。

科威特同意以前对南非实行有效的石油禁运的努力失败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第一，缺少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的普遍性和集体性的行动以及联合努力；第二，具有主要影响的国家和主要的石油公司的不配合；第三，过去只进行禁运表面方面的努力的方向；第四，缺少关于南非石油情况的情报；第五，缺少有效石油禁运财政方面的资金。

安理会具有实行强制性和全面制裁的广泛权利。无疑，没有这些制裁、包括石油禁运，就不会有目标和严肃的集体行动来对付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以便迫使它放弃其种族主义政策。

最近荣获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迪莫恩德·图图主教在1984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准备继续敦促西方国家和公司对南非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图图主教在安理会讨论南非问题和那里的恶化局势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呼吁本机构采取行动。我以南非的普遍人民、南非的小人物们的名义呼吁。我以住在十字路口和棚户区的人民的名义呼吁。我代表那些作为移民工人而不得不住在青一色都是男性的旅馆里的父亲们呼吁，他们一年之中有11个月要远离自己的家人。我代表反对那种强加于黑人的受到歪曲的教育的学生们的呼吁。我代表那些遭到专横监禁的人们、那些遭流放的人们、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拘留的人们和那些因为想象到一个新南非而遭监禁的人们呼

吁。 我代表那些被从自己的家园逐赶出来的人们呼吁。

“我要说我们将得到自由，我肯求你们：帮助我们吧”。 (S/PV. 2560, 第37页)

我们最近听到了来自那些在世界上称为民主的伟大国家的呼吁，他们敦促恢复遵守宗教和注意一些规则，指出其价值和必要性。 与我们加强平等、正义和相互依存原则的神圣宗教伊斯兰教的名义，我们呼吁这些举起宗教旗帜的西方民主国家加入真理、正义和平等的呼声，对图图大主教的呼吁作出反响。

科威科向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致敬。 科威特将尽自己一切能力结束南部非洲的这一不平等现象。 我们还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加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压力。 我们还呼吁扩大给予南非当地多数人的合作和援助，以便使他们跳出专治、暴政和种族歧视的火坑。

埃沙伊赫先生(突尼斯)：种族隔离制度的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各级所讨论的问题。 它已在大会的议程上存在了四分之一多世纪。 这意味着对这一题目可能说的东西已在很多场合上说过了；而很多有关的决定和决议一直就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和遵守，而南非大多数公民的地位也没有一丝积极地改变。 再一次讨论南非的局势、回顾这些事实、指出那里发生的严重事件、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总结为了最终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灾祸而应该作的和必须作的每一项工作等等所有这些话，似乎已令人厌烦，因为这些已经作了并且经常是以更全面的方式作的。

然而我们只是无能为力地提出这样的看法和佯装翻开了新的一页，只会是向时间的损失低头，并且愚蠢地加入那些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罪行的人们，这些人的依靠是使这一问题被人们忘记。 由于每年各机构都把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列入其议程，并通过也许能带来最后办法的决定和决议，国际社会实际上已意识到并经常一致地表示了其坚定的谴责，以及采取了那些尽管不会消除这一恶魔也会使形势改善的步骤。

自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公开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起，已经过了30年，而这一制度已成为一个国家政策，作为生活方式强加给该国的黑人。这种局势继续一天天地每况愈下。每当国际社会谴责比勒陀利亚政策、而种族主义政府受到其经济和政治伙伴的一些压力时，就会出现一丝希望，但由于种族主义南非政府欺骗不了任何人的许诺、声明和拖延计谋，这些希望迅速消失。

如果只考虑到种族隔离制度的道德方面，这一问题肯定是一个主要问题，然而我们还应考虑其政治和战略影响，这些也许会对人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目前的事件已告诉我们其他和种族隔离政权一样应受谴责的政权试图使种族主义制度化。幸运的是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结果。但其代价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纳粹主义的罪恶计划使成百万人付出了生命。那么既然建议的措施远比由于纳粹主义而采取的措施更加严重；既然需要的牺牲——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牺牲的话——性质上更趋于经济和政治性而不是军事性，为什么我们今天对阻止种族隔离制度还犹豫不决呢？我们是否要相信对这种罪恶的谴责已经够了，而给予这种罪恶以具体形式的步骤只考虑到那些经受这一罪恶的人的肤色？纳粹主义使世界陷入了最残酷的战争。自己采取同样方法并借助其罪恶的相对者的办法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具有不可预见后果的灾难。难道隔离、种族主义和领土扩张不是这两个灾难的共同根源吗？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其邻国进行的侵犯和颠覆计划早晚会引起严重的地区冲突，而这种冲突肯定会引起一场核战争。我们不认为正在夸张这一会威胁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以及可能所有人的危险。一直公开无视整个国际社会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拥有核武器。今天由于力量平衡、威慑因素和对人类所具有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直在防止使用核武器，那么南非也许会由使用核武器的设施，这种危险就更加严重。不负责任的比勒陀利亚政府无视所有人的价值，只关心从其对南非黑人多数残酷压迫中获取物质利益。它正把领土扩张作为

其防卫的理论，并会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一武器。种族主义政府认为，通过在国内奴役黑人和削弱邻国，它可以永远阻止南部非洲人民的发展。实际上它只是推迟这一想法，因为世界上任何暴政都没有能够压倒人民的意志。然而，它这样作实际上正在增加一场极为严重的灾难的危险。

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无视安理会和大会的所有决议，并由于其顽固地使黑人多数的灾难尽可能长久存在的做法而表示的肆无忌惮，该政权只能是更加无视国际社会并藐视国际社会的决定。

在突尼斯，在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我们经历过相似的情况；我们对对话的好处给予应有的注意。布尔基巴是非洲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将此作为他的思想基础。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是真正的对话，冲突双方都相信它们这样做有真正的利益。

在南非，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一方面，大多数黑人手无寸铁，毫无防卫能力，被剥夺权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象陌生人一样，他们只能求助于抵抗的信念，只能求助于那些依然相信人类价值必将胜利的人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在非洲大陆上面临一支最强大的军队，其目标是在国内征服人民，并且以自卫的名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邻国。我们同意对话，但是我们决不屈服。现在所鼓吹的完全是屈服。事实上，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在全球的、约束性制裁的压力下毫不让步，这种制裁本来是用来迫使这个政权进行对话的，相反，比勒陀利亚政权似乎正在通过在其控制的领土上经营的3千个跨国公司对其政治和经济伙伴施加压力。这些伙伴自鸣得意，它们拒绝采纳《宪章》第七章中的规定，这促使比勒陀利亚继续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我只需要提及一个证据，11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最近的事态发展，指出自今年初以来由于警方的镇压活动3千人被捕，152人死亡。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镇压是何等蛮横和顽固，我可以引用一个非洲人提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尊严，对和平深信不移，并且真诚地希望总有一天南非会给所有居民不分种族、肤色或宗教以平等的机会。我指的是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图图主教。1984年10月23日在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时，图图主教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打动人们心弦的呼吁，要求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中建立自由、秩序和正义，他悲痛地叙述了今年9月他在约翰内斯堡附近所经历的一些情况：

“在这个黑人城镇里，我们碰上了一位老年妇女。她告诉我们，她在家里照料孙儿孙女，并且帮助上班的邻居照看孩子。在她所谈到的那一天，警察在街上追赶黑人学生，但孩子们躲开了警察。于是警察沿街追赶，路过她家。当时她照看的小孩们正在屋前的院子里玩耍，她自己则坐在后院的厨房里。突然，她女儿冲了进来，急声叫她。她慌忙奔进起居室，发现一个孙子倒在门的里侧，死了。警察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他才6岁。”（S/PV. 2560 . 第15页）

这种动乱只是黑人多数大规模拒绝种族隔离政权巧立种族主义名目的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巧立的名目包括集团地区法、人口登记法以及新宪法，其目的就是长期维持少数政府。

面临这些事实以及我们的南非兄弟在英勇的斗争中所遭受的暴行，我们重申全力支持南非人民，特别是他们的解放运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们认为，只有释放所有政治犯，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才能够在这些运动和比勒陀利亚政府之间进行真正的对话。

我们也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应该根据《宪章》的规定采取充分的强制性措施，对比勒陀利亚政府的这种挑战和傲慢作出反应。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最真诚地祝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委员会主席加尔巴少将，这个委员会持续地作出了大量的工作让国际公众舆论了解南部非洲的情况。

费希尔先生（奥地利）：联合国审议种族隔离问题已经有30多年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这种建立制度否认人权的作法，其一致性高于议程上的任何其他问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种族隔离问题也成为最难以解决的项目之一。尽管通过了许许多多的决议、宣言、呼吁和抗议普遍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是这个制度依然存在，几乎没有希望能早日消除这种制度。

我必须指出，奥地利对这种状况深表失望。奥地利一贯反对南非特别严重违反人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正如南非发言人经常指出的，违反人权的情况的确在我们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发生。实际上，奥地利谴责任何侵犯人权的现象，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建立制度进行种族或肤色歧视构成了特别严重的罪行，因为它违反了我们的文明的基础：人的内在尊严和价值。

南非是把种族歧视作为社会组织原则、作为正式的国家理论的唯一国家。因此，只要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存在，就会而且将继续威胁人的基本价值，严重影响人类的良知。

奥地利相信，决不能长期否认南非大多数人民参加政治过程的权利。然而，我们担心，如果南非领导不改变目前的方针，种族隔离将会导致恶性循环：暴力反抗、镇压和新的暴力，毁灭所有南非人的生命。因此，亟须采取坚定的步骤，在南非的政治制度中进行深远的变革，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和多种族的社会，因此，必须停止对黑人民主组织的镇压，并且同它们的领导人进行真正的对话。

奥地利认为，目前南非的宪法改革继续否认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并不是真正的进展。今年选举的结果以及最近几个月不断发生的暴力证实我们的看法：种族隔离制度不能改革，而是必须废除。因此，在本届大会上，奥地利同绝大多数会员国一道坚决反对新宪法。

奥地利也反对把黑人部落发配到班图斯坦制度之下的所谓‘家园’的这种作法。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长期剥夺黑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手法。我们将继续拒绝承认这些家园的合法性。

仅仅谴责种族隔离违反人权是不够的。也必须考虑种族隔离的区域性影响。毫无疑问，种族隔离政策是南部非洲危机形势的根源。种族隔离政策是国际社会努力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主要障碍。种族隔离政策严重威胁邻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危及了国际安全。当然，奥地利欢迎在这个地区缓和紧张局势，在有关国家之间作出公正的安全安排。然而，我们担心，只要暴力的根源一日不消除，任何改善形势都只能是暂时性的。只有根除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实现南部非洲的真正和平和持久稳定。

现在我要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我重申我们支持联合国的各个组织帮助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奥地利将继续向南部非洲信托基金提供资金。

我也要重申，我们呼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被监禁的多数领导人。释放这些人将清楚地表明在南非进行变革的真正意愿，并且将大大地缓和目前这个国家的紧张局势。

奥地利坚信，联合国在消除种族隔离的努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自由和公正的组织，它负有特别的责任使南非和平过渡到一个不论肤色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民族和人民得到解放，人权得到确定的世纪中，联合国和整个人类面临着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挑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整个国际社会的要求和联合国作出的许多决定和决议。它继续推行歧视、镇压和恫吓大多数黑人的政策。它剥削、奴役、和欺凌其人民。

如今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然而，在谴责种族隔离和要求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却是一致的。人们同样一致认为，种族隔离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

成了危险。

种族隔离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联合国的决定、《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基本准则。

应该回顾到，《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明确地禁止了种族隔离。《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宣布种族隔离是一种反对人类的罪行。

然而，国际社会制订的措施并没有得到执行。南非政府继续对内推行压迫性政策对外侵略其邻国。

在南非，根本的人权继续受到侵犯，一贫如洗的大多数人民仍然受到最残酷的剥削。镇压、恐怖、迫害和歧视是种族主义政权对有色人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不久以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颁布了一个所谓的新宪法，并且进行了所谓的议会选举。这是对国际社会一次新的和肆无忌惮的挑战。这些措施的真正用意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以对大多数土族居民实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为基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声势浩大的国内抵制运动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已经开始摇摇欲坠。这是又一次企图延长对贫穷的黑人的剥削，并且分化南非被压迫人民，以便在他们中间挑起冲突。这是再一次妄图加强白人少数人统治，并且动摇被压迫人民进行抵抗的意志。这是再一次企图将自由拒之于南非大门之外，并且将大多数人民关押在被叫做种族隔离的中世纪的土牢之中。

绝大多数的所谓有色人和亚洲后裔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反应，他们拒绝参加这种选举，并且反对这种宪法改革。最近声势浩大的示威、罢工和大规模的抵抗表明，南非被压迫和贫穷的人民在消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以不论种族、血统或肤色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为基础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中保持着坚如碧石的团结。

镇压、暗杀和逮捕示威者和罢工者、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青人，关闭学校和大学，以及残暴地镇压人民抵抗运动——所有这些暴露了所谓的宪法修正和宪法改革的实质。

联大和安全理事会分别在今年的9月和10月作为一项优先项目审议了这个问题。在会上通过的决议宣布所谓的新宪法无效，并且指出，只能够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的基础上，并且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人民能够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权利），才能公正和永久地解决南非问题。

南斯拉夫同国际社会一起拒绝所谓的新宪法，认为它无效。基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所谓的选举没有任何效力。

种族隔离政权残酷地剥削纳米比亚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它正在对邻近的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它正在发展庞大的军事潜力，包括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技术，所有这些活动的速度都在加快。

很清楚，种族隔离政策是对该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根源。它正威胁着将南部非洲地区变成全球集团对抗和大国争夺战略地位、势力范围和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结盟国家一贯地强调有必要紧迫地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去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中，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指出，它们决心加强共同的努力，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它们同样有力地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

南斯拉夫完全支持第七届不结盟首脑会议作出的所有决定，以及联大和安全理事会作出的所有决定。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和解放运动——这就是在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以及在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消除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和确立南部非洲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尊严的最有效的方法。

与南非关系密切的国家，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有些是在军事和核技术方面关系密切的国家，对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负有道德和政治责任。

所有成员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根据联大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有成员国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或体育方面同南非进行接触。目前在这些方面的接触支持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并帮助它摆脱在国际上孤立的处境。

我们要强调，有必要对南部非洲人民合法的解放斗争在道德上和政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联大的一致支持将是对南部非洲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具体贡献。

然而，具体的行动、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同样是不可少的。除了武器禁运以外，这种制裁将包括立即停止与南非在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体育领域中的所有方面的合作。

南斯拉夫将继续对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为反对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及争取自由、平等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和英勇顽强的斗争提供充分的道德、物质和政治支持。

最后，我想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我们充分的支持，该委员会在我们为在国际生活中消除种族隔离而作出的共同努力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尔巴大使表示特别的敬意，在他强有力的领导和精干的指导下，委员会再一次编写了一份关于其重要工作的有价值的报告。

主席：我想通知大会，在这个议程项目上，还有七十七位代表要发言。今天上午，我向大会指出了工作计划。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指出，我们希望能够在明天下午结束对这一项目的辩论。所有迹象表明，除非我们给自己造成一些不便，否则就不可能结束发言者名单。我认为，使事情复杂化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代表团表示希望发言时，他们告诉了我们其发言所需要的时间。但不幸的是，每一篇发言的长度都超过了原定的时间，这样我们就感到比较为难。所以，我请求代表团考虑一下，我们似乎能够象今天上午同意的那样结束这一项目。我感谢各位成员的合作。

最后，我愿表明，我们全力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我们从国际生活中铲除种族隔离的共同努力方面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特别感谢该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的加博大使。在他积极有力的领导和干练的指导下，委员会再次就其重要的活动制定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报告。

主席：我想告诉大会，在这一议题上报名发言的人已经超过了77个。今天早上我向大会说明了工作计划，我说，我们希望明天下午能够完成这一项目的辩论。各种迹象表明，除非我们给自己造成许多不便，否则不能使所有报名的发言者有机会发言。我认为，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当各代表团表明要发言的时候，告诉了我们发言稿大概占用的时间，但是不幸的是，每次发言的实际时间都与事先表明的不符，所以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我呼吁各代表团努力看一看我们能否象同意的那样今天早晨完成这一项目。我感谢各位代表的合作。

易卜拉欣先生（印度尼西亚）：近40年来，联合国作出决定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和办法。大会、安理会和不结盟运动国家实际上通过了上百项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对于这一万恶制度的深恶痛绝。种族隔离被认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对人类的犯罪，也是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我们已经积极作出保证完成在地球上彻底根除这一灾祸的任务。20多年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通过使反对种族隔离成为所有文明国家，所有与联合国有联系的团体、机构和组织的共同目标，领导了国际完成这一诺言的运动。的确，动员国际社会的全部力量以根除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南非一再不受惩罚地蔑视联合国的协调一致的努力。\*

在种族隔离名义下由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和因而使一代人以上所遭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清的。仅一月份以来，就有5万多名当地非洲人根据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而遭到逮捕。强行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和规约多达317条，把黑人从所谓白人区内驱逐的事件、吊销公民资格和强迫移居到“家园”的事件不断

---

\* 副主席，奥洛马斯·奥利瓦先生担任主席。

增加。我们还可以接下去列举对大多数人民采取的压迫性措施。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鉴于形势的极其紧迫性，我们必须立即集中注意过去一年在这一被蹂躏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的危机是种族主义政权去年11月通过“新宪法”所造成的。种族主义的目的是要欺骗世界舆论，通过对所谓的有色人种和具有亚洲血统的人创立种族隔离的代表而假惺惺地表明它要给予某些阶层以选举权。但是，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新宪法”不会带来任何变化。相反新宪法加强了白人的统治，没有给所谓的有色人种和具有亚洲血统的人任何实际权力，却通过授予总统特殊权力而实际上扩大了少数人的独裁。这一奸诈的诡计立即和坚决地遭到了39届联大第38/11号决议的谴责。该决议表明所谓的宪法建议进一步加强了种族隔离制度，因而完全无效。此外，该决议还警告说，强行推行“宪法”无疑将恶化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确实应当指出的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狂妄自大和鼠目寸光使它不能看到去年8月通过举行骗人的选举而推行虚假的选举所造成的明显后果。安理会主动明智地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宣布这一骗局无效以便防止它的进一步漫延。安理会通过第554(1984)号决议，事先坚决谴责这一选举并且发出警告，如果强行实施“新宪法”，就可能造成南非内部更大的冲突和动乱。不仅如此，安理会通过宣布“新宪法”完全无效称南非政府不仅是种族主义的而且是非法的政府。

“选举”是一种可卑的失败，因为人民团结在一起拒绝被用来使种族隔离合法化。这本身就正告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它的诡计是不能得逞的。但是种族主义政权一贯依赖于恐怖和有大规模军队造成的恫吓，沉溺于幻想之中，以为能够迫使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接受现状。但是人民的怒火不可制遏。在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和五十多万工人与从南非调集来的大量的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反抗的洪流遍及全国，吞没了沙佩维尔、滕比斯、塞博更、索维托等等。对塞博更市抗议的镇压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镇压。数百名抗议者被



打死或打伤，还有无数人遭到逮捕。总之，今天南非实际上处于军事管制法状态，可以完全被说成是处于内战边缘的一个警察国家。

面对这种一触即发的形势，大会9月通过了第39/2号紧急决议。安理会10月通过了第556(1984)号决议。这两项决议证明，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内的游行示威、罢工和大规模的起义是强行推行“新宪法”所直接造成的。上述决议还谴责对人民继续的屠杀和一批又一批横蛮无理的逮捕，并且呼吁立即停止这种肆无忌惮的屠杀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拘留者。

尽管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要求结束这种压迫和野蛮行径，但是南非代表一个月以前竟实际上无耻地对安理会发出了最后通牒，它狂妄地宣称“南非作为南部非洲的区域性大国，申明无意作出无条件投降。”（F/PV.2560，第22页）它进一步发出公然的威胁说，如果联合国继续谴责南非政府的野蛮政策，就会挑起一场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进行惩罚的战争。实际上联合国遭到了讹诈，因为我们被告之说，除非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同意南非的种族隔离，否则南非就把南非人民和该地区所有国家当作人质。但是，南非代表所说的惩罚的责任必须由南非政府承担。恰恰是对这种后果的恐惧使得南非政权处于采取这种敌对行为的边缘。帮助和纵容这种一意孤行做法的是某些国家的合作。比勒陀利亚继续利用这些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以推进自己区域性的野心并且破坏根除种族隔离的努力。

点燃1960年沙佩维尔和1976年索维托反抗怒火的仇恨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强了。过去3个月所爆发的抗议活动充分表明种族主义政权政策的惨重失败，而且对于骗人的宪法是一个打击。的确它表明，战斗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也不能被扼杀了。在这方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尊敬的图图主教上个月在安理会上的讲话十分尖锐透彻：

“我说我们一定要自由，我请求你们帮助我们。不论白人和黑人，这种自由是南非所有人的自由，但是应当在最少的暴力下和平地和尽早地实现这种自由。”（同上，第37页）

国际社会一再给比勒陀利亚政权机会，让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和通过使各阶层人民行使作为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实现社会正义和民主。遗憾的是，南非政权无一例外地选择对抗而不是和解。它一再引用上述理由通过镇压顽固地压制当地大多数人民的不满和正当的要求。

尽管仍然存在着和平过渡到建立一个非种族民主国家的机会，但是比勒陀利亚的选择已经变得很少了。不管比勒陀利亚政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结果都是一样的。唯一的问题是通过和平进程医治种族隔离给全国造成的创伤还是通过解放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来实现。这种斗争不仅会延长人民的苦难而且还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英勇的南非人民令人毫不怀疑地证明，他们争取自由的正当要求不容否认，历史的公正必然胜利。

拉科托德拉姆博先生（马达加斯加）：目前南非的严重局势促使联合国大会于1984年9月28日通过了39/2号决议；同样，安全理事会也认识到了南非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于84年8月17日和10月23日分别通过第554（1984）号决议和556（1984）号决议。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使国际社会感到关切。今天早上，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向我们提交了一份全面的报告，这份报告促使我们再次团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反对种族隔离这一对人类的良知最可耻的侮辱。

毫无疑问，自38届联合国大会以来南非发生的主要事件之一就是所谓新宪法于84年9月3日生效。这一“新宪法”于前一年由南非议会通过，然后在只有白人参加的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该“新宪法”规定在议会中设立三个议院：一个称为参议院，完全由白人组成，共有178名参议员；第二个称为众议院，完全由所谓有色人种组成，由85名众议员组成；第三个也称为众议院，由印度裔南非人组成，包括45名众议员。内阁由一名经选举产生、任期为五年的执行国家总统领导。

每一议院将处理“属于本身职权范围的事务”，决定属于这个或那个议院的权限范围的法律草案，而无须诉诸总统。同时，该新宪法还规定，即使是一个或两个议院

退出，议会仍可举行会议。

不仅如此，该“新宪法”还规定建立总统委员会，这是一个咨询机构，由60名成员组成，其中35名由3个议院选举产生，25名由国家总统指定。

在作出这些新的宪法安排的过程当中，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同时进行了其它活动：在国内，这一政权加速推行其班图斯坦化政策，自1976年建立所谓“独立”家园以来，800多万非洲人失去了自己的公民权，近350万人被从他们的居住地方驱赶出来。在进行这种大规模强迫人口迁移的活动同时，南非政权还进行了敲诈勒索和其它暴力活动，企图压制一切抵抗的思想。这一大规模的压迫是建立在司法武库和法律机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机构完全是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组织起来并得到应用的。

因此，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文件A/39/22，第151段——指出：

“1983年，总共有262904名非洲人被‘与同‘通行证法’有关的罪名逮捕。这一数字相当于每一天逮捕720人，或者说每小时逮捕30人。这一数字比1982年被逮捕的206022人这一数字高27.6%。”

该报告的第164段指出：

“在1983年，142000多非洲人根据‘通行证法’被判刑。遭到审判的人的数字要比1982年的数字高。这些审判充分地证明了种族隔离的司法制度。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专员的法庭在四个半小时内宣判了118个案例，也就是说，平均每两或三分钟就审判一个案例。”

根据《土地法》没收土地的做法使得白人少数人垄断了83%的土地，而70%的人口只获得了17%的土地，这17%的土地在农村地区构成了班图斯坦，在城市地区构成了保留地或“聚居地”。一般说来，这些班图斯坦是互不相同的面积很小的土地，其边界十分明显地划出，以免同有势力的白人移民的土地重叠，这些班图斯坦一般位于白人拥有的工厂设施或重要的矿藏附近。

上述的第一种行动与目的是为了迷惑世界公众舆论，使世人相信南非黑人在自己“独立国家”的自决是一个现实。为此目的，卡瓦·恩达巴里家园将于1984年12月宣布独立，从而使得南非的假独立国家的数字增长到五个。

种族隔离政权在进行第一种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第二种活动，第二种活动的目的是要加强其对邻国所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种族隔离政权使用了一切手段：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威胁、恐吓、施加经济压力、大规模的使用颠覆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种族隔离政权使用了紧追权的借口——这一借口在国际法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或合法自卫的借口，而实际上，这一政权的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平民和难民，这种侵略的目的是企图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地区，实现其“组成众多的卫星国”的殖民主义梦想。在这一方面，谈论一个已经建立了暴力机构的政权所具有的对话意愿简直是在开玩笑。

对国内改革的虚假意愿，对同它国举行对话表示的虚假意愿——这一借口以足使某些西欧国家政府接待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总理，从而鼓励该政权摆脱其孤立状态，破坏了二十五年来国际社会对南非自由事业提供的支持。

事实是，只有那些希望公开地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结盟的人才认为这些变化是积极的。

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形成制度这种做法也扩大到了南非的议会。宪法安排的真正含意是要加强白人国家政权对除白人以外的其他人口的统治，而其他人口却占了南非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参议院享有永久的多数，这一多数使该参议院甚至能够在两个众议院退出的情况下行使权力。两个众议院无法改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立法。这是因为通过规定每一议院只能处理某些问题从而在宪法上划分了职权范围。所谓新宪法将非洲人完全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对人口这一部分人的政治地位作出决定的并不是这些人自己。在对领土进行划界、对人口进行划分和确定班图斯坦的法律地位时，这些人没有参加。维护和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就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将继续被剥夺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己的国籍，仍然被大规模的驱赶。

幸运的是，不论是国际社会还是新的宪法安排的所谓受益者都没有被种族隔离政权所进行的迷人的攻势所迷惑。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一直谴责所谓选举和所谓新宪法，宣布这些选举和这个宪法是完全无效的，要求终止种族隔离制度，宣布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的犯罪，要求解散班图斯坦和停止对黑人大多数的压迫。

所谓有色人种和印度裔南非人不顾种种许诺、压力和威胁，对今年8月22日和28日举行的选举进行了广泛的抵制，这使那种给压迫全体人民的罪恶政策披上合法外衣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比勒陀利亚政权撕下了和平和对话的面具，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开始将它的压迫升级，造成了成百人的伤亡，逮捕了几千名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除非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保证所有居民，不论他们的种族、肤色、性别和信仰如何，都能享受到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自由，否则，残暴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造成的紧张局势将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建立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唯一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执行多年来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个决议中呼吁的措施。同时，还要求无保留地向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必要的物质、道义、外交和政治支持。

还没有这样做的那些政府应当终止同南非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和核领域的合作，尊重和确保尊重对石油产品的禁运，参加或批准《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断绝同南非的外交和领事关系，禁止到南非旅游，或使南非从旅游中受益，鼓励实行抵制——特别是在体育、文化和教育领域。

宗教团体、公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声援运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应当在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们表示十分欣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特别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加尔巴少将，感谢他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来实现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一致行动。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明年我们将纪念爱好和平的人民战胜法西斯主义40周年。胜利是由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努力和牺牲换来的；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苏联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不仅是战胜侵略势力的伟大胜利，而且是战胜种族主义政策和理论的伟大胜利。种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法西斯主义。

这一胜利的结果体现在作为《宪章》最重要的原则而庄严载入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然而，尽管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大本营40年前就被摧毁，但是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仍然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存在。最令人厌恶的就是种族隔离，换句话说就是种族主义。现在它已经成为南非的宪法、国家政策和每天司空见惯的作法。这正是多年来成为我们这个星球最热点的原因，成为紧张温床的原因，而这种紧张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这一地区。

联合国早就多次谴责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联合国认为给非洲人民带来苦难的种族隔离政策对于世界和平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和危险。大会和安理会多次要求比勒陀利亚当局结束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并且给予南非共和国所有公民以平等和全面的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包括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

今年8月17日，安理会通过第554(1984)号决议，其中再次表明，种族隔离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蔑视普遍承认的国际法标准，无视联合国的决定和世界人民的呼吁，不仅在南非继续而且加强其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对南非的当地人口实行恐怖和镇压。武装占领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部分领土仍在继续。独立的非洲国家遭到日益严重的压力、公然的讹诈、入侵和其它颠覆活动，这些都是遭到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武库中的货色。

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制度斗争目前阶段的特殊性质在于比勒陀利亚玩弄诡计拼命要保住种族主义政权并且顽固推行白人少数统治；比勒陀利亚拼命要加强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并且要在非洲邻国恢复殖民主义。在南非实行所谓的新宪法目的在于

分裂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并且造成一个积极改变和宪法改革的假象。然而新宪法的种族主义性质已经清楚地表现为迄今为止南非共和国 4 分之 3 的当地居民，也就是黑人，实际上被排斥在南非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改头换面的政治制度仍然是道道种族主义的。

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本届会议期间，特别是在联合国 133 个会员国 9 月 28 日投票通过的 39/2 号决议中，大会拒绝承认所谓的新宪法，并宣布其无效，而且还谴责了种族主义政权不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继续强化种族隔离。有人企图把这种宪法改革说成是积极的变革，然而联合国的决定和南非以后发生的事情揭穿了它们的伪善。种族主义者不惜一切手段，镇压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抵抗，甚至动用了警察部队和武装部队来对付自由战士。几百个人惨遭杀害和囚禁，这就是新宪法的炮制和生效的结果。种族隔离政权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继续向该国土著居民推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政策，无法无天。非洲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享受最基本的社会设施服务的权利。

帝国主义垄断企业不择手段地剥削黑人工人，榨取巨额利润。归根结底，获取超额利润是南非共和国的国策，其形式有所谓种族主义制度的分离发展，以及建立班图斯坦。根据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计划，这些只占该国领土 13% 的地区将接受 70% 的人口。班图斯坦正在成为廉价劳力库，几百万居民正在成为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目前，种族主义制度剥削黑人工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因此，种族主义政权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制订政策和建立镇压性的军事机器上。只要一出现抵抗，它们就强化镇压，枪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折磨和迫害人民，并禁止被压迫人民的民族组织进行活动。

然而，尽管种族主义者进行残酷镇压，南非共和国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强。非洲国民大会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这场斗争的先锋；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这一方面，我们想指出，以尼日利亚代表加巴大使为主席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联合国内开展了非常有用的工作。该委员会的活动剥下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伪装，使得国际社会行动起来，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战士。

如果没有某些国家的援助和怂恿，种族主义政权根本不可能如此无法无天，无视我们组织作出的无数决定，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及其某些北约盟国口头上高喊支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但实际上却庇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使其不受国际制裁，这一真相早就大白于天下了。

美国现行政当局在10月21日进行的总统后选人的辩论当中几乎正式把该政权称为其历史上的盟国，并公开表示，南非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

因而，问题就自然产生了：这个历史上的联盟是针对谁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首先是针对南非共和国人民的，也是针对其他非洲邻国人民的。这种历史上的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共同对南部非洲国家的人民以及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殖民剥削，也是为了利用这一地区联合制订军事和战略计划。

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

“因此，特别委员会必须表示对与比勒陀利亚政权有着共同利益的各国政府鼓励其推行对非洲和对全人类的犯罪活动的行为和政策表示极大的遗憾。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某些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联合王国政府，以及以色列政权。

“特别是美国政府，它反对并阻止有效地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行为的一切国际活动。它欢迎并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积极改变并加强其种族主义的活动。”（A/39/22. 329页和330页）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侵略本性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外保护者的支持的加强造成的。加强扩充军事力量反映了南非共和国在为扮演美国为种族隔离制度计划的地区警察的角色找到了借口。1984年3月，南非共和国宣布，1984



年军费开支将增加21.4%，这将在207亿美元的全部开支中占30亿美元。这一增长反映了南非共和国的政策的目的，这将导致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升级，以达到非法占领该国领土并继续推行不仅旨在反对纳米比亚人民而且旨在反对其他非洲的前线国家的侵略战争的目的。

在帝国主义大国的配合下而开始进行的南非的军事工业正在全力进行，其大多数现代军事技术都是经西方国家允许而研究出来的。与此同时，南非还继续从国外买进技术。

联合国的压倒多数的成员国都在遵守对南非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这是由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提出来的。然而，一些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继续向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去年联大通过的第38/39G号决议是由122个会员国支持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指出：

“强烈地谴责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和技术的行为，强烈谴责支持南非的核计划的行动，这些国家按照其国内立法与南非合作在南非为军备工业而投资。”（第2执行段）

国际社会首先是非洲国家特别注意南非共和国要求获得核武器的企图。联合国大会在其关于与南非共和国进行核武器和军事合作问题的决议当中反复呼吁所有国家立即停止与南非在核领域方面的所有合作，并停止提供核设备、裂变材料、技术交换以及提供人员的活动。这一禁止同样也适于所有公司、组织和企业，也适用于有关政府的法律保护下的各人的活动。

众所周知，南非共和国核潜力的出现和扩展完全是由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与种族隔离政权在各个方面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合作造成的。

南非共和国发展核潜力的政治和军事的后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在此，联大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其决定中常常坚决谴责某些西方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核领域的合作，并呼吁放弃任何直接或间接向其输送可能生产核材料、反应堆和军事装备的设备。非洲国家已经坚定地表明，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就是

支持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者正在执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

西方国家旨在加强和全面支持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的努力，无疑是帝国主义为重新获得在非洲失去的地位、攫取非洲人民在其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的果实并在它们头上套上新的枷锁、使其依赖新殖民主义者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

国际社会不能在继续接受种族隔离政权的存在。联合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消灭在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这是它对正在战斗的非洲人民的义务。

苏联完全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的建议，并支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进行的制裁。

苏联无论在外交、经济、商业、军事或任何其他领域都没有与南非共和国保持关系，因此，苏联没有同比勒陀利亚达成任何条约或任何许可证协定。

苏联呼吁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停止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并按照包括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内的联合国的一切决定立即使纳米比亚真正实现独立。

苏联代表团认为，人们呼吁本届联大谴责那些仍然没有停止与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原子能和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国家的行为。这些国家使这种合作受到了政治和外交的保护，并宣布南非是其历史上的盟国，并推行与种族主义者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的政策。

所有国家有必要努力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的武器禁运，停止与南非在核领域的合作，并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措施防止南非共和国获得核武器。

苏联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战士站在同一战线上。我国过去援助过，今后将继续援助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争取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公正斗争。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现政府完全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特别是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策。自从20个月之前任职以来，它就在声明中和行动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宪章》的序言里，联合国创始人保证，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

他们也保证“使后代免遭战争之灾祸”。

然而，南非政府在1948年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而这一制度完全违背了联合国的信念。种族隔离是种族主义制度，其目的是确保一个南非集团根据肤色对另一集团的统治，并维持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归根结底，这一制度降低了强加者和支持者的人格，使其不齿于人类。它给受害者造成了无穷的苦难，并辱没了整个人类。

南非的一整代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受这种制度的统治，这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各种族间的对话越来越少，基于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和平变革的选择也越来越少。那些努力消除种族隔离的人受到了南非当局的迫害。种族隔离造成了压制，对南非的公民和邻国的公民都是如此。

南非的维护者声称，这是民主的典范，它遵守法治，举行议会选举，并保证人民的经济进步。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南非少数公民的民主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对南非的非白人来说，不存在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的权利。当局实行任意监禁和选择监禁。机会平等剥夺殆尽。整个压制性立法的上层建筑是为了扼杀

不同意见。种族隔离为非白人，特别是非洲多数人提供了一种俯首贴耳和丧尽人性的生活。

种族隔离造成的不平等之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所谓的家园制度。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班图斯坦政策把南非大多数人民当作他们自己国家的外国人。

南非有2千万黑人。根据家园安排，他们只占有整个土地的13%。南非的500万白人占有南非整个土地的87%。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且实行这一政策必然需要实行压制，强迫迁徙，肉体虐待，和毁灭家庭生活。这就说：黑人受到剥夺的权利正是这一制度支持者声称他所能够给他们带来的权利：经济平等，机会平等和稳定。它突出的表明了绝大多数南非黑人根本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事务。

不管根据什么数据，白人和非白人支出的不平等都赫赫在目。但是不管什么数据都不能够很好的描绘其侮辱、苦难和尊严丧尽。

今年，安理会召开了两次会议，谴责南非的所谓宪法改革。大会于9月23日表示反对新宪法安排，并对随之而来的暴力和监禁表示了遗憾态度。有些人大肆吹擂会给有色人和印度人带来公民权的新宪法安排只是一个骗局。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这种所谓的新宪法是骗人的把戏，实际上只会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它给所谓的民主的脸上涂不了什么金，因为这种所谓民主的真正权利仍然完全掌握在白人少数手里。有色人和印度人集体拒绝参加民意测验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民主的蔑视，这种所谓的民主能够只是由于非白人领导人反对新宪法修正案而不加任何审判对他们加以监禁。

大规模禁令和监禁那些批评新宪法修正案的人士突出的表明了南非制度的实质。澳大利亚政府对南非政府措施引起的任意监禁和暴力感到十分痛心。

今年年初，澳大利亚骄傲地欢迎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和南非教会理事会主要成员阿伦·贝萨克牧师这两位反对种族隔离的杰出战士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的客人访问

澳大利亚。 我们和图图主教以及南非的非白人对于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授予图图主教诺贝尔和平奖金同样感到欢欣鼓舞。 这样，图图主教和另一位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杰出战士阿尔伯特·卢瑟里获得了同样的荣誉。 澳大利亚外长比尔·海登先生在欢迎这一决定时说：

“授予图图主教诺贝尔和平奖金正确地赞扬了图图主教面对巨大压力和痛苦致力于和平变革的大无畏和不懈努力。 这一荣誉也再次表明了国际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

如果对图图主教和阿伦·贝萨克这些和平变革鼓吹者的话不予置理，那么种族隔离培育的暴力种子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血腥事件。

在40多年中，种族隔离在南非力图巩固阵地。 在这一阶段中，很少迹象表明，白人少数对这一有害的制度有过任何怀疑。 但是，黑人多数已经表明，他们彻底反对种族隔离。 然而，尽管受到压制和侮辱，他们仍然能够实现和平消除种族隔离。

图图主教具有尊严和高尚人性，他最近在10月还在安理会要求和平解决南非问题，并承认南非白人的权利和担忧。 南非政府有多少白人具有这种高尚人性？

澳大利亚和图图主教同样赞成应当和平消除种族隔离。 暴力消除这一制度的代价太大了，完全不容考虑。

南非白人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他们可以继续实施失败的和声名狼籍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也可以接受图图主教和阿伦·贝萨克等南非人支持的非种族民主社会的目标。

澳大利亚政府将继续发挥作用，保持国际压力，以和平消除种族隔离，因为它相信，我们采取的行动确实有助于使南非白人认识到国际反对他们政策的深刻程度。 因此，澳大利亚采取了诸如禁止南非体育团体访问的政策。 我们今年也和具有同样观点的代表团一起，拟订一个将获得大会广泛支持的种族隔离决议。

南非白人应当懂得，国际十分憎恨种族隔离政策，南非人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憎恨这一制度。为了南非所有种族的利益，澳大利亚敦促南非政府与南非所有公民进行对话，以建立一个基于多数统治和平等权利政府制度。

这样，拿《宪章》的话来说，南非政府就会使后代免遭南部非洲的战争灾祸。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尖锐的世界危机上，种族隔离问题就是这种危机之一。全世界一致同意种族隔离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违反。国际社会把种族隔离谴责为是反人道的罪行，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国际社会一致加强了它对南非黑人多数希望实现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愿望的声援。

联合国以大量的决议谴责了这一万恶的制度。就在1984年10月23号，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556/1984号决议，特别重申了对于南非政权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要求根除这一政策，解散班图斯坦，以及建立以在统一的南非进行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社会。

然而，尽管全世界发出了呼声，南非种族主义当局不仅继续镇压，并且变本加厉，以践踏当地群众不可剥夺的权利，加固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赖以生存的隔离的支柱。

班图斯坦的炮制和最近所谓的立宪改革所表明不是在消除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方面有所进展，而是一个为了巩固种族主义基础和这一臭名昭著的制度的歧视政策并使其永久化的精心策化的政策。

对宪法所进行的修改，实际上是一个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了剥夺非洲人多数的公民权利，挑动他们反对所谓的有色人种和亚洲人而制定的，它使得十分严重的局势更为复杂。它也表明了种族主义政权不仅无视南非当地人民的尊严，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意见和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也不屑一顾。

毫无疑问，最近关于所谓的立宪改革所进行的公民投票及随后的选举都是对民主原则的嘲弄。它们根本不合法，因为它们主要是对白人投票者开放的。这些所谓的对宪法的改变受到非洲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的广泛反对，对于这些建议的反对将被证明是使非洲有色人种和亚洲人团结起来的又一条纽带。

最近南非发生的悲剧性事件，逮捕、拘留和残杀，不仅表明了人民反对对当地群众犯下的严重不公正，同时也表明了非洲人、所谓的有色人种和亚洲血统的南非人之间的团结。

世界各国无疑都不赞成种族隔离的政策。那么这一遭到全世界的反对，被说成是反人道罪行的制度怎么还可能永久化呢？

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悲剧性的现象是，一些宣称在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支持人权、平等和正义事业的最工业化、富有和先进的国家却在继续与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相勾结。

这种勾结无疑使得比勒陀利亚政权有胆量践踏南非多数人的尊严和人权，蔑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强制性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对独立的非洲邻国采取侵略行动，破坏它们的稳定。

现在是该对这一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勾结从新进行评价的时候了。

国际社会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单独和集体地采取紧急的适当行动，以迫使南非放弃这一可耻的政策。如果国际社会真的同情南非黑人多数争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愿望及反对种族隔离的话，现在就应该坚决地进行集体斗争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不结盟国家坚决致力于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在南非建立一个非种族主义的社会。联合国也是这样。因此，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战胜这一种族主义的挑战，最终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

扎因先生（马来西亚）：种族隔离问题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就受到审议，这一点是令人深省的。在过去30多年中，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在种族主义罪恶意识形态和南非制度化的压制和剥削方面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我们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是邪恶和不道德的制度，我们要求所有国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消除这一制度。

但是今天，在联合国40周年之际，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几十年前为消除这一罪恶而宣布的目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变得更加顽固。种族主义政权更加大胆妄为，更加公然地在南非国内进行压制，完全无视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和公然实行造成邻国不稳定和侵略邻国的政策。

怎么会出这种局势的呢？理由很简单，这就是南非本身无法抵挡绝大多数会员国行动和对南非政策的义愤与谴责造成的压力。因此，从这些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这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言词一钱不值。每一个会员国都表示憎恨这一罪恶意识形态，和根据这一意识形态所执行的残暴政策。但是，正是其中一些会员国，这包括一些其政策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最强大国家在内，觉得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是最聪明和最狡猾的办法。一些会员国冠冕堂皇的道德声明和实际行动——或者直述其言的话，虚伪——之间不相符合是很明显的。参加解放运动的南非人一定对这种虚伪感到极为厌恶。一方面，他们一方面大唱道德经，另一方面采取挤眉弄眼、暗送秋波的政策。参加解放运动的南非人还感到厌恶的是，听到有人鼓动舌簧大谈宪制；有人要他们不要那么“动感情”；要“忍耐些”；告诉他们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措词过于“激烈”；还说什么某种经济力量会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的权利现实也使他们感到厌恶。有人在种族隔离制度每天残暴地采取暴力行动时还假装对解放运动的暴力感到害怕，这也是令人厌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会员国信誓旦旦的谴责只不过是另一个安慰良心的手法，毫无实际意义。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言行一致，必须对此采取行动。就实际行动而言，



马来西亚认为，首先最重要的任务是所有会员国问一问自己：他们在反对种族隔离方面到底作了些什么，诚意如何？如果他们听到，现在种族隔离政权更加大胆妄为，为非作歹，不管在南非、纳米比亚、还是南非邻国领土上都是如此，他们会感到惊奇吗？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种族隔离政权大逆不道，残酷压迫人民。马来西亚一贯反对任何地方的压迫或者侵略。在此，马来西亚的立场既明确又简单。我们必须面对压迫者或侵略者，组织力量击败他，使他相信他无法获得不义之果而不受惩罚。

我们在大会最近的辩论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政策——尽管我必须强调指出，道德在各地是无法比较的——我们注意到，许多会员国强烈支持我们这种观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对南非这种令人憎恨的道德问题没有采取始终如一的立场。以免引起误解，我必须再次强调，种族隔离政权完全丧失了道德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提出的一般性论点只是为了强调马来西亚面对顽固不化地无视国际舆论所采取的政策。

马来西亚认为——许多国家和我们一样认为——，除非继续其压制的代价太大，压迫者或者侵略者决不会改变他的立场。马来西亚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政策是，我们必须努力使南非的压迫者认识到真理。如果它不面临着无情和坚持不懈的压力，它为什么要改变其政策呢？但是，我们也认为，一旦它作出改变其政策的重大决定，那么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的对抗政策。这是我们对待任何地方侵略或压制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对待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的基本政策。因此，我们支持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因此，我们支持完全孤立南非。但是当前，这一政权不理睬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对它施加的压力。那么为什么它要改变其政策呢？

马来西亚认为，南非所发生的一切清楚地证明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适合的。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外国在南非的经济活动和与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签订的合同在官方的鼓励下正在逐日扩大，这丝毫没有改变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确，发生了一些表面的变化，例如，制定了新的“宪法”；但是，我们强烈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遮盖种族隔离制度丑恶面目的伪装。

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领导人继续清楚地表明完全致力于种族隔离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否定。象希特勒那样，它们明确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象希特勒那样它们有计划地和野蛮地加强了这种意识形态；但是，我们所有人对此都十分清楚，这一点不象希特勒。它们说，南非将永远保持白人统治，而黑人的唯一的作用就是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南非的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被赶出了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并被强迫在分散的和荒凉的地区定居。“通行证法”继续得到加强。许多反对无数的其他残酷的法律的人没有提审就遭到了无限期的拘留，或受到诸如禁止令或在家中逮捕一类的各种更复杂而更令人痛苦的作法的迫害。在拘留和审讯中许多人受到了残酷的酷刑的折磨和杀害。在最近几周内，我们都看到了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子弹和刺刀。当然，那些不愿意看到这点的人是不会看这点的；然而，我们其他人却没有理由受到欺骗，看不清正在南非发生的情况或对我们真正致力于根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表示怀疑。

回顾在本大会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国代表团清楚地看到，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仍然不能有效地使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态度发生预想的变化。我们也十分清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此，鉴于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继续采取的僵硬立场和无视态度以及某些成员国的态度，必须审议进一步采取措施的问题。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国际社会为加强努力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所能够采取的措施的各种建议。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建议。虽然我们都意识到，许多建议不能够得到实行，特别是那些会员国出于其关于对南非进

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的政策的原因而不去执行这些建议。然而，我们仍然认为，这些能够执行的建议将有助于我们努力动员对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马来西亚在特别委员会中将继续对保证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措施和方法加以注意。我提出“更有效地”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该委员会在非常有能力的主席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富有想象力的和朝气蓬勃的现任主席尼日利亚代表加巴少将的领导下，以及在由助理秘书长莱地先生所领导的秘书处的献身精神和不懈的支持下，作出了有效的工作。我认为，该委员会由于持续不断地揭露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罪恶和残酷，使我们经常了解南非和其他地区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发展的情况，支援和鼓励解放运动以及支援和鼓励所有那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从而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运动带来了变化。我们必须不顾种族隔离制度政权的复杂的宣传机器、它所耍的诱人的经济花招以及巨大的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反对而继续作这些工作。我们还必须继续审议其他行动和战略，以使其更加有效。这些行动甚至可以包括作出更大的努力说服那些莫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的人，特别是那些本身政策对其发生影响的国家的人。它们甚至意味着进行更协调的努力以表明根除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有道义上的必要性——也许这一点很少成为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动力——而且也有利于这些国家的长期的国家利益。这也将意味着将继续进行委员会的工作，讨论破坏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的问题，讨论体育和文化合作以及有效地采取措施支持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和普遍地支持解放运动的问题。

我在讲话中提到了作为解放运动的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这种斗争没有采取一种反对多国殖民主义斗争的典型的形式。我们新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明白我们的解放运动是如何被形容成为不负责任、极端主义、受到外部的怂恿等等。当时，甘地和尼赫鲁、纳赛尔和肯亚塔、博利瓦尔和铁托都被说成是颠覆分子、制造麻烦的人、恐怖主义者和更坏的名称。今天，在南非，

这些熟悉的名称又加给了路德鲁和曼德拉、西苏鲁和苏布克维以及比科——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人，这些人把生命献给了解放自己国家的斗争——的确，献给了人类精神的解放——反对种族压迫、偏见和暴力。马来西亚向他们致敬，我们决心竭尽所能，通过我们的言行帮助他们开始完成的事业——实现一个所有南非人都将真正感到自豪的自由、民主和没有种族主义的南非。

维杰瓦尔达尼先生（斯里兰卡）：大会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及其主席提出的作为该辩论的背景的全面和有意义的材料表示感谢。

尽管遭到了世界的谴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政权却得到幸免。无疑，南非的丰富的经济资源有助于使南非继续统治下去——不仅因为其资源的丰富，而且还因为这种丰富的资源使它却保了使其生存的政治、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保护和支持。

该政权通过残忍的政策和非法的手段继续剥削黑人劳动力。种种限制、解雇、破坏罢工、恫吓工人、迫害黑人工人，包括强迫他们分离家庭，这种种行径在南非极为普遍，而今年7月通过的新的劳工关系法（修正案）给黑人工人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南非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工人们的辛劳的汗水只使一小部分白人富裕起来，而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享有经济发展。

种族隔离政权继续控制着南非人民，其方法是维持一个残忍的压制体系，由警察和军事力量对人民进行镇压和监督，并诉诸其他的警察国家的手段。持不同意者遭到镇压，力图推翻南非当局的自由战士遭到拘留、监禁、折磨、甚至杀戮，而南非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它们铺下了一张政治迫害网，对宗教领袖、工会活动人、学生、社会工人、记者和自由战士横加迫害。南非当局通过“通行证法”、班图斯坦政策、强制驱逐和其他操纵人口的办法，剥夺了南非人民在自己国家内的公民权利，这一生来就有的权利。卡瓦·恩达巴里定于下月宣布独立，从而成为第5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迄今为止，这些虚假的“国家”还尚未得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承认。

南非当局为了维护种族主义少数人的利益，除了残忍地使用武力以保持对南非的控制外，还为丑恶的种族隔离被上了一层宪法的外衣。去年9月，南非当局的少数人议会通过了1983年第110号南非共和国宪法法案，并获得了只有白人参加的种族主义公民投票的赞同。今年8月，进行了种族隔离的“有色人口”和亚洲血统人口的议会选举；今年9月3日，新宪法生效。

新宪法是骗人的东西；它声称把权利下放到有色人口和亚洲人口手中；它赋予白人总统以特殊的权利；它力图在非白人人口之间造成分裂，把黑人同亚洲人和有色人口分离开来；它力图永久维持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从根本上而言，这些立宪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种族隔离的机器，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措施是为了打破种族隔离的机器。就在南非本身，反响是十分清楚的：几乎没有什么有色人和亚洲人参加这种虚伪的选举；大规模的普遍反抗团结了各个阶层的人民，其中包括某些白人。这才是人们的态度的反映。在国际上，大会、安全理事会、不结盟运动、非统组织和英联邦都谴责了这一虚伪的选举。我们不应无视这一事实，即为了奴役大部分人，南非当局已经通过一系列所谓的法案，婚姻法、人口登记法、班图巩固法案和集体区域法案。只是这些法案当中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政权的恶劣影响已经超出了南非的边界。南非对独立的非洲邻国发动武装侵略，采取了破坏稳定的行动，造成了许多人员伤亡，给这些国家的脆弱经济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在这一方面，特别使人感到不幸的是，安全理事会对南非采取的武器禁运以为事实证明有漏洞。因此，该政权的军事力量，也许甚至是核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震惊的规模。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文件看来，南非的军费开支在去年增长了21.4%。一位南非学者，菲力普·弗兰克尔博士指出，南非当局甚至可能建立一个行政军事机构。最终给地区和国际和平带来主要威胁的是南非的军事力量和它使用这些军事力量的意愿。

然而，无论如何，南非的局势明显地表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组织继续同南非当局进行斗争，

团结所有珍视自由、平等和尊重人类尊严的人。特别委员会递交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各种族人民对种族隔离日益加强的抵抗。学生、宗教领袖、工人、作家、社区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正在日益加强对种族隔离的抵抗。重要的是南非解放运动已经保证建立一个多种族国家。几天前，纽约一家报纸的社论指出，白人当局对各种族的持不同政见者实行了警察国家的镇压。在这次近年以来最为残酷的镇压中，

“遭到逮捕的并不是那些诉诸暴力的革命阴谋家，而是那些提倡非暴力变革的人，那些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徒”。

正如安全理事会在今年初宣布的那样，

“只有彻底铲除种族隔离，和在一个统一而非四分五裂的南非由全体人民通过充分和自由地行使普遍的成人选举权，建立一个以多数人治理为基础的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才能为南非境内爆炸性的局势达成公正而持久的解决办法”。

(安全理事会第554(1984)号决议)

不论南非当局看来多么顽固，它最终必将屈服于历史的潮流。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越是尽早地铲除种族隔离，在未来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很难说种族隔离什么时候崩溃。然而，正如联合国大学人权任务部队的一位尊贵的成员所写的那样，

“毋庸置疑，不管是通过暴力或和平变革，人类历史的这一失常状态最终将成为历史的垃圾堆……它的逝去可能是痛苦的，但是希望不会拖得很久。不管多么强大的军队，也不管获得了多少国外的支持，延长这一现象深深地违反大多数人类的自尊”。

主席：根据大会在1984年9月21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发言。

姆努姆扎那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谨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我诚挚地感谢您给我们机会，在这个庄严的组织中表达南非爱国者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这一关键阶段的理想、决心和关切。

对于我国人民、我们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被判处长期包括无期徒刑的领导人、对于那些因罢工或示威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和其不平等而在绞刑架上、监狱牢房或者大街上被害的数百人的家属和朋友来说，今年的辩论是特别重要的。这一辩论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来自一个立场坚定的国家——赞比亚——的一位杰出的非洲儿子的领导下进行的，赞比亚在反对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的作用，对于非洲为获得整个大陆的解放斗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很久就知晓并赞赏他对于这一神圣事业的献着精神，以及他特殊的外交技巧，因此，我相信，主席的干练领导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审议得出旨在于采取行动的结论，最佳地对南非和南部非洲的目前形势作出反应。我们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我们兄弟般的祝贺，并将我们对他的前任、南部非洲自由战士的朋友、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主席不妥协地反种族隔离的作用的赞赏记录在案。

我们还深深地感激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和谐的国际关系构成的威胁十分敏感，他积极致力于执行联合国决议，以结束种族隔离。

1984年使我们想起了人类关系历史上重要发展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它使我们想起了一百年前的柏林会议，当时，欧洲帝国主义强国会晤瓜分非洲大陆，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声不响地参加了那次会议。它还使我们想起了大约四十年前，在打败法西斯主义之后诞生的联合国，这个庄严组织创始会员国决心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变为实际行动，使世界免除战争的祸根。这还使我们想起了即将到来的1960年《关于给予殖民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二十五周年，这一《宣言》促进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

一百多年来，整个大陆的非洲人民一直在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进行英勇的斗争。在过去一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独立的国家在这个世界组织中占据其合法席位，联合国在帮助数百万人民摆脱殖民主义桎梏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二十次最高级会议于1984年11月15日宣布的那样：

“……非洲的政治斗争尚没有结束，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还有大约三千万人民仍然受到少数种族主义的殖民统治……只要这一形势继续下去，任何非洲人都不会真正自由；任何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都不能说，它的主权和独立得到了保证……因此，无论是单独或集体地说，整个非洲的解放，特别是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仍然是所有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一个紧迫的中心任务。”

必须根据这样的情况来看待这种现象：一方面，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罪行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某些会员国继续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勾结。

我们并不想详谈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所策划的、几十年来无情地对非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尽管我们并不想忘记这些卑怯的行为，但是目前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注意联合国不断发出的呼吁，停止同种族主义南非的勾结，只要强调这一点就足够了。

过去三个月里的事态发展在次毫无疑问地揭穿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真实面目。

为了掀起所策划的运动，进行旨在蒙骗本国和世界公众舆论的所谓改革，八月份博塔政权组织了“有色人种”和亚裔人的假选举，为其所谓的新宪法作准备。在玩弄这些狡诈花招之前的一个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我们的人民坚决反对这些事态发展，并且告诫国际社会，这些花招根本不是为了改革，而是继续执行这个政权的政策，进行殖民主义征服和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奥利弗·坦博主席同志在1984年1月8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特别呼吁所有南非爱国者本着采取一致行动的精神反对这种压迫和使这个国家不可管理的新工具。



这个政权的所谓新体制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被压迫人民采取了空前的一致行动，坚决反对这种分而治之的企图。《自由宪章》充分地体现出人民的愿望和决心，坚持不懈地并肩战斗，争取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本着这种精神，“有色人种”和亚裔人坚决抵制假选举，根据许多观察家，这种行动彻底粉碎这个政权的阴谋。

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的谴责比勒陀利亚的所谓宪法并且宣布其无效的决议。这种立场是对这个政权的企图作出的必然和恰当的反应，这个政权丝毫不让步，企图在我们国家里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的法西斯制度。当然，国际社会支持我们的斗争，谴责这种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对人类犯下的一种罪行，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正是由于种族主义政权的这种特点和顽固态度，比勒陀利亚的全权证书多次受到拒绝，最后，大会在1974年中止种族隔离南非的代表资格。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这关键的时刻，美国和联合王国对这一重要问题明确弃权。这种弃权行为说明，不仅退出维护自由，而且公然承认自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以来的最无人性的压迫和暴力制度。它们试图承认和称为正确步骤的作法是，吸收一小部分所谓的有色人种和亚裔人作为低级和象征性伙伴，以便使种族隔离政权能够寻求完全剥夺土著非洲人多数和其它黑人的各种权利，包括国民权利，并且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压迫。

这显然违背《美国独立宣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崇高理想和原则。事实上，这也违背了美国和联合王国人民的意愿，众所周知，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各种表现形式。

1980年是非洲解放斗争的最好和最糟的时刻。由于高涨的抵抗力量，加上国际上一致对非法的史密斯政权施加压力，在这一年里，移民者殖民主义被打败，津巴布韦爱国阵线赢得胜利。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也赢得胜利，这个以前曾经是缓冲地带的独立迅速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促进了解放斗争。非洲的彻底解放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靠近了。

但不幸的是，在里根政府上台并且公开地宣誓同比勒陀利亚结成联盟以后，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同一时期破坏了在国际外交攻势下为使该领土取得独立的蓬勃发展的斗争和不断加速的解放进程。西方接触小组逐渐所接受的真正立场——即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是殖民和种族隔离统治下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种固有的现象——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认为南非象波斯湾一样拥有重要的战略矿物资源，认为它控制着60%运往西方国家的石油必须通过的漫长的海岸线，并且认为它是反对在非洲共产主义影响的堡垒。

然后就出现了建设性的契约，在这之前里根政府的主要发言人发表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声明。在反对孤立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运动中，里根政府告诉全世界，它的目标是消除强加给种族主义南非的被人遗弃的地位以及奖赏与比勒陀利亚交朋友的国家，惩罚甚至颠覆那些援助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国家。

接下来的情况发展是众所周知的：企图废除禁止在安哥拉隐蔽行动的“克拉克修正案”；将撤出古巴国际主义部队同纳米比亚的独立联系起来，并坚持将这一点作为先决条件的政策；美国增加了在种族隔离南非的投资和贸易，现在已超过140亿美元；违反武器禁运规定，并且加强核合作。另外，美国改变了它和其盟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形式，它们现在实际上反对所有针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决议，并且进行讹诈，目的是迫使其他成员国不谴责建设性的契约。

里根政府推行的建设性契约的政策显然怂恿种族主义南非对前线国家和莱索托不宣而战地发动了一场侵略、颠覆和讹诈的战争。美国人民以及学者、立法者、社区领导人、政治知名人士和主要的报纸都强烈谴责这种政策，认为它使种族隔离政权更加有恃无恐地顽抗、侵略和镇压，并且在外交上庇护种族隔离制度。利用从这些前线国家招募来的武装匪徒来扩充其法西斯部队，它大搞卑鄙的法西斯主义活动，并且破坏该地区的经济，作为强行达成不平等协议的炮舰外交的一部分，目的是强迫邻国同它一起试图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

美国、联合王国和种族隔离政权的其他朋友、盟友和辩护士在过去几个月中竭力反对对博塔的所谓新宪法的谴责。国际社会被告知，应该给博塔提供时间与合作，让他充分地执行其所谓的正确的步骤，并且保证授予他行政支配权，以便对种族隔离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革。

自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在强行颁发的所谓的新宪法，以及博塔作为至高无上的总统宣誓就职以后，他强行颁发了军事管制法，禁止在室内和室外集会，包括葬礼。他多次派出其种族主义军队援助法西斯警察杀害平民，其中包括几百名为抗议非人的生活条件、微薄的工资、低等教育和种族隔离本身而进行罢工、罢课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工人和示威者。

在这个政权不断加强镇压的情况下，伦敦和华盛顿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发表了一些客气但又没有实际效果的声明，对杀人事件表示遗憾。结果，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只记得美国反对安理会的决议，把杀害黑人的事件说成是一场屠杀。有数百人被肆意杀害，对他们的家属和朋友来说，实际上也对我们来说，问题依然是：要有多少手无寸铁的黑人被杀死才能够使用“屠杀”这个词，而不会被指责为过份的语言而遭到拒绝？

事实的真实情况是，今天南非处于一场革命的动荡之中。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受压迫和剥削，成为种族主义牺牲品的黑人正迫使种族隔离政权兑现它的假改革和假倡议，我国人民正准备把我们的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以彻底结束种族隔离政策。我国人民革命武装响应非洲国民大会关于参加民众联合行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号召，并由于“民族之剑”军事行动的规模大大扩大，质量大大提高而受到鼓舞和支持，他们已制订出并开展了新的和更有效的军事行动，反对种族隔离政策。

通过工人的罢工运动，包括1974年的第一次矿工工人罢工，通过青年和学生反对班图教育制度，那场斗争从1976年以来已成为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直接挑战，通过教会和宗教集会的军事行动，通过我们母亲和姐妹们的努力，通过南非各

阶层人民的各种形式的努力，包括最近受到高度赞扬并取得了明显成功的瓦尔三角区总罢工，南非人民不仅拒绝了种族隔离制度最近以来大张旗鼓地搞的不触及痛痒的改革，而且也孤立了种族隔离政权，坚决地揭露了它的非法性质。他们已明确表示，他们将不受种族隔离的管辖，他们将继续拒绝种族隔离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披上什么样的假改革外衣，不管它对内对外耍什么花招，它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不管怎样加强镇压，不管进行什么大规模的肆意逮捕、暗杀、拘留和街头的屠杀，不管监禁的判决有多长，即使是终生监禁也罢，不管怎样使用武装军队反对手无寸铁的贫民百姓，人民都坚持必须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必须在自由中获得重生。人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广泛抵抗和斗争已造成了不可扭转的趋势，使种族隔离无法进行下去。

艾伦·博依萨克在评论这种局势，特别是种族隔离政权为镇压贫民百姓越来越多地使用军队时说：

“这个政权现在已无法控制形势，它也不知道怎样能够响应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提出的合法要求。”

种族隔离政权的法律和治安部长路易斯·格朗斯对同一局势的评论是很典型的，他拒绝承认现实，从而也证明了博依萨克博士的看法，格朗斯含糊其词的说：

“只要非洲国民大会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继续活动，我们就狠狠地打击它。就我们而言，这是一场战争，纯纯粹粹的战争。”

这个政权由于无法行使管理职能，它只好对南非人民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发动了战争。

南非被压迫人民在他们的合法的和正义的斗争中流血流泪已经越来越平凡了。但是，我们选择了战斗而不愿意向种族隔离残暴统治屈服。我们非常清楚，比勒陀利亚政权据认为是非洲和南半球武装程度最高的政权，这一政权正一意孤行的使用自己的军队对我们的抵抗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它的军队由西方国家提供的尖端武器或用西方国家提供的专利权当地生产的尖端武器装备的。但是，我们进行战斗直至获得不可避免的胜利的的决心由于我们可望自由而得到加强，整个世界都享受自由，而数世纪以来我们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的决心得到加强是因为非洲坚定地承诺完全解放我们的大陆。我们的决心得到加强是因为不结盟国家、北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更加坚定地进行声援和支持，这些西方国家已经降低了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合作和增加了对于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斗争中的先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

在这个讲坛上，在这一重要的时刻，我们希望感谢祝贺并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委会主席加尔巴少将，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保证继续委员会的传统和动员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的记录。同样，我们感谢响应联合国呼吁，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有意义行动的国家，特别是它们增加了对于南非战斗中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些西欧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国家，它们打破了旧习，已经开始减少了他们与种族隔离政权的联系，并且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建立和加强了联系。我们希望感谢国民社会，按照日内瓦公约修正议定书，在要求立即和无条件的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种族隔离的政治犯，以及保证被俘自由战士的战俘地位的运动中国际社会作得赞扬的努力。我们呼吁你们大家进一步加强努力，保证尽早的使这些最为重要的运动获得成功。我们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秘书长托伊沃·耶·托伊沃同志致敬；他最近被释放是一个胜利，肯定会进一步加强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独立的英勇斗争。

我们重申，我们声援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他

们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我们重申声援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声援波利萨里奥阵线领导的阿拉伯西萨哈拉共和国人民的斗争；声援在革命民族阵线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萨尔瓦多人民的斗争；声援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下的东帝汶人民的斗争；并声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尼加拉瓜人民的斗争。

我们也声援各地人民反对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斗争和要求自由、民主、和平与社会进步的斗争。

我们这一代必胜！

下午8点05分会议结束。